

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出版

史記

白文之部 第一冊

顧頡剛 徐文珊點校

國史館藏書



0008483

國史館圖書

分類號 610.11

著者號 4085

卷錄號 6048:1

國史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出版

史記

白文之部 第一冊

顧胡剛 徐文珊點校

國史館藏書



0008483

序 一

去今十四年許，予放論古史，頗蹈譁世之譏。雖至今日，猶有堅持而不肯舍者，顧發難之初，無多備豫，瑕隙昭然，每一回思，未嘗不面頰而心悸也。好之者稱譽逾情，遂若果能自樹一幟，學校當局屢以中國上古史一課見挽。既爲衣食所迫，未許潛修，深懼來者弗察，益趨於猖狂之途，用是亟謀有以補過者。

民國十六年，予任教廣州國立中山大學，即以史記本紀世家與諸生相肄習，而絕句分章之事，予自任之，便誦也。竊謂史記一書，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實爲吾國史事第一次有系統之整理，司馬氏既自道之矣。後世史家或仰茲高蔭，或化厥成規，支流縱極夥頤，導源則靡不於此。是書固亦有其甚多之誤漏在，然其誤後人可得而正，其漏後人可得而補，獨其創定義例，兼包鉅細，會合天人，貫穿今古，奠史學萬禩之基，煒然有其永存之輝光，自古迄今未有能與之抗顏而行者也。當時用以點讀之冊，爲湖北書局覆刻明震澤王延壽本，即所稱『仿刊王本』者，取其版式最古，卷帙又最完也。授課之初，告諸生曰：『予無似，未能研精而蒞講席，古史材料至亂，弗敢臆爲登黜，驟作系統之聯綴；若漫欺君等，斯又非我所安。無已，姑講讀昔人之書，洞燭前輩經行之迹，以謀他日之自立創作，則庶幾乎不懈於古而有獲於今。夫不施沈潛之功而突覲高明之業，此必潰之術也。君等治古史，正宜濡囁於舊有之經籍，佐證以新出之甲金，而推勘其種族社會之遷嬗關係，此廣馗通衢，人盡可行者也。若予之辨析古書時代，判其若者屬周，秦，若者隸兩漢，期於各還其舊而不雜則，此誠審查史料之基本工作，然其事彌艱，一義之立，自有其若干證成之具，然同時亦必與若干摧陷之兵，專家聚訟，恒歷數世而不獲結論，豈敢望於全體學人

乎！司馬氏之學，優於漢而細於古；今試校其所記，自秦以上，時見牴牾，至於不勝指摘。第我輩指摘之者是一事，而古史真相又爲一事，以甲校乙固足以明乙之非，然又何足以知甲之必是，故不得謂我輩一加指摘，即可揭發其事實之真相也。學不求進於古人，何貴乎有我輩；抑徒有求進之心而不知所以固其壁壘，則雖取寵一時，終將爲不知晦朔之朝菌耳。且司馬氏所援用之古籍，今有存有佚，就其存者以覆按之，審釋其抉擇之當否而訂補之，此正彼「傳之其人」之大願也。』諸生聞之，皆唯唯。

十八年旋北平，移席燕京大學，又時以此義勗諸從學者。徐君貢珍（文珊）、趙君巨川（澄）俱篤於史，因以點讀之責付徐君，而以校勘之責歸趙君。是時上海商務印書館發售古本二十四史豫約，其史記取諸宋黃善夫本，即王本所自出；然爲書不完，搜訪逾時，厥成未覩。原刊王本坊肆所見絕稀，偶得一部，即索值奇昂，非清貧者所能具也，乃仍以仿刊王本囑貢珍足成之。按今世史記善本應推金陵書局所刻錢泰吉、張文虎諸家校本，特其於異文譌字擇善而從，而近年所出古本，爲錢、張諸家所未窺者猶累累，欲爲參訂，尙非其時，不如仍其舊貫之爲宜。巨川則泛覽各書藏所有，先成史記版本考一篇，其已校畢者有蜀本及宋小字本二種。兩君畢業之後，各爲職務所羈，忽忽四年，茲工未蕝。前歲黎君靜修（光明）主子家，曾取貢珍點本校正若干事。客歲予承國立北平研究院聘主歷史組務，得此因緣，乃邀貢珍續前業。適孫君海波致力史記亦久，以志趨之深相契合也，欣然任索引之勞。而日本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問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尤使予等奮發自勵。趙君肖甫（貞信）舊亦有志於是，孜孜襄理讎校，然後此史記白文全帙以成。其索引與所謂三家注者，亦整理將完，亟待貢諸當世。繼是以往，將一揆先後終始之要，若校勘記，若序錄，若考證，若年表，地圖，期於次第爲之，先以確定其內容，然後博挹

諸家，哀爲新注，更增其所必增，汰其所必汰，作爲史記改定本——此非盡去舊本而代之也，將與之並行，使人比類而觀，就才學識德四者以別漢人與今人之短長高下與弘隘淺深焉。國家不亡，我輩不死，速可十載，遲至廿年，諒有以償斯夙志，否則有待於後之人矣！

抑更有言者：今茲刊本已極矜慎，而諸君子則慮猶有舛，以校字率乘業餘，目眊黃昏，神疲午夜，疏脫自在意中。又鉛范字形必不能盡依宋本，而手民質性亦麤細有殊，甲或仿刻，乙惟循常，一易其人則爲例不復能純一。若夫標點方式，初無凝滯，因人異術，未可強同。是刊所標，泰半一如成法；第司馬氏外腓內充，口無擇言，健筆所到，往往句讀惟艱，同一語也，使一人規以繩墨，前後亦恒差池，則以兩可之處原不易畫一耳。况譌奪一現，即異說紛紜，無術遽求定律。職是之故，其難易甘苦，較之常著，實距天淵。是則願讀是書者以哀矜勿喜之心善爲勸正者矣。每章之首，列小標題，或依年月，或依世系，或依事實，或依文義，利尋檢也；其十表之有年可別者，並注以公元，朱墨相間，免淆亂也。起例發凡，略如上述。他年予苟得閒，行當屏却人事，畢心考核，苟有必要，不憚毀版。所望讀是書者，每逢訛謬，即書以見告，俾積智日明，爲後日改弦易轍之地。至於經營是事之細微曲折，貞珍之文詳之矣，茲不贅。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顧頡剛序於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

序

四

序 二

這部書本是顧頡剛師所編輯的，我不過是在他的設計與指導之下工作的一員，又屬後學，原不必再贅一序；但是書成發刊，顧師以爲我從事於此者有年，理當有得，諄諄命撰文。義不可辭，因略貢其狂愚，願博雅君子不吝垂教！

史記一書在中國舊籍中佔極重要的地位，此早爲一般人所公認。無論治史學的，治文學的，乃至於治政治、歷史……各項學問的，沒有不當取資於此。近年研究史學之風日盛，此書之需要日多，然而這書的舊版本多沒有句讀的標點和段落的分析；並且注解混入本文，錯綜雜亂，極不便於誦讀。因此顧師有整理刊行之議。

回溯顧師着手整理此書遠在十年以前。不過像他這樣講授著述之忙，史記分量之大，問題之多，當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事；因此在六年前（民十九）便就授課之餘，命文珊合作此事，先自抄點三家注入手。法以注解一條抄卡片一張，文多則增至二三張，加標點符號，預備由本文中提出另印一本，以便誦讀。一年之後，三家注抄完，又繼續抄點清殿本的考證與張文虎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記。至於標點本文的工作，原由顧師自任，但是他未及點完，也因事忙交我繼續下去。每點完一篇，即另由他人謄寫清稿，預備付印。雖然自知淺陋，不能勝此重任，曾遜謝再三，但迫於師命，不能堅辭，乃以吳汝綸評點本作參考，與抄點注解同時下手。如此者又一年，本文點完，校刊札記則尙差四分之一。那時時局突然惡化，遂使此心不能安然作此與世務沒有直接關係的工作，由是停頓者一年。但是說它『緩不濟急』，這緩的工作放下之後，急的工作又有甚麼可作的？結果只是白白

地蹉跎了一年的光陰，成績則空無所有！此後顧師整理史記之議又起，遂又埋頭繼續未完的工作，抄點校刊札記。這五種注記抄完之後，便又作『史記三家注徵引考』與『史記刊誤舉例』二文。初稿完成時，轉眼又是一年的光陰了！

『徵引考』分書名人兩部。凡三家注中所引之書名，皆爲考其著者、卷數、真僞，以及所著錄之史志或書目；至於徵引之次數，始見於何處，亦皆注明。人名則述其傳略，考其著述（一人著述過多，難期周備者，則僅及其有關各書）。初意本只舉其書名、人名列爲目錄，用見解史所涉的範圍；繼而覺得各書多不經見之名，但舉其目，過嫌不備，遂又悉數爲之考證。厥後商之顧師，則更求完備，命於詳考之外並註明每次徵引，各見何篇何句，作爲索引。惟以工作過繁，分量過大，乃只計其徵引次數，始見於何處，藉示此書之顯晦而作舉隅。因此若以嚴格之體例繩之，尙不能算作愜意。

『刊誤舉例』是就張文虎校刊札記舉其譌誤之例，用見古書譌誤之狀，及所以致誤之源。二文並附注解後，作爲附錄。

還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便是正義的增補。張氏正義一書原與集解、索隱別行，合刻者因其與索隱之文往往重複，任意刪削。厥後合刻本通行，正義無單本流傳，而張氏書遂無復完璧。今檢日本史記會注考證本，知彼據唐寫本史記正義幻雲抄、桃林抄二種，補出正義文一千餘條，大是快事；今即一一爲之校輯，補入本書。雖不敢遽謂爲全文，然較之舊本則已不可同日而語了。

自去年秋間，又開始覆校五種注釋，並以所釋字句爲準，會合各家注釋，按次排列，預備付印。這五種注釋，若

依時代爲序，當以集解居首，索隱正義次之，考證校記居末。不過三家注之外，考證校記二種排列稍有困難：這因考證與校記的範圍，於史記本文之外，兼及三家注；若以時代爲次，則考校之文不能盡與所釋文字銜接，仍不便於閱讀。所以現在把考證校記二種用小字（六號）刊印，各置於所釋字句之後；其釋史記本文的，則先列考證校記二種而後列三家注。這樣排列，似乎眉目可以清楚一點。

近年摩玩注釋之文，於其精深博洽之處固極其崇敬，然亦往往有於義未安者；有許多地方，使我覺得他們的荒怪迂曲，實與歷代經師同其窠臼。因於覆校之便，略爲考證說明；有疑能釋則釋之，謬妄荒唐，能糾正則糾正之；一望而知其爲妄者，則置之；有所缺漏，能拾補則拾補之；諸家聚訟之端，能宣判則宣判之；偶有一得，覺其可存則存之，覺其陋則棄之；以與金陵本及日本會注本校，有可記則記之。雖不足言一家之學，然亦不無裨補或便利於讀者；因商之顧師，名之曰『附注』，亦附列於所注各條之下而小書之，連了前五種共爲六種。

至於本書所據的版本，則爲清湖北書局仿刻明震澤王氏本。所以用此本的理由，因爲此本在如今比較起來，實爲最佳而又最完全之古本。王氏原本乃以宋版翻刻者。據經籍訪古志說：

明王氏本款式與前宋版同，係翻刻前版者。

又史記毛本正誤序說：

王氏依宋重刊，凡宋諱皆缺末筆；繼又得柯維熊刻，頗爲善本。因嘆得書之難！毛本爲常有之書，柯本、王

本爲希有之書。

又據天祿琳瑯書目，知書賈常用王氏本而割去王氏本記與跋語以僞宋版。由這許多地方看來，可知王氏本爲最能保持宋版原來面目的版本。如今真的王本已不易得，今即據湖北書局仿刻本標點。不過其中間有誤字，而表文譌誤錯亂尤多；今悉以金陵本校之，而加小註於本頁之末。表式錯亂，不便於排印者，亦間有更改，並有說明。

對於史記一書計劃中的工作，據顧師的意思還有考版本，作校勘記，作年表，畫地圖，作新注種種。史記版本問題非常複雜，亟應加以考校，免爲劣本所誤。至於校勘的工作，明、清兩代已不乏其人，不過如今讀了還是錯誤滿紙，並且還有許多版本爲各家所交互遺漏，正有待於大規模的校勘，作一次總結算。這樣我們便要根據一個最古而又受摧殘較少的本子作個底本，因此我們此書依據王本。並且日本方面收藏我國古本史記甚多，鈔本、刊本都有；如能與彼邦人士合作，自是大快事；即使不然，就彼邦已校已刊各本與中國各本合校，收穫亦必可觀。

此外的幾種特殊工作則爲本書所極要，而非一般古書所需者，第一即作史記年表是也。史書之體裁衆多，此爲紀傳體之濫觴，固人人皆知之事。然於縱的年代問題未能呈一目了然之效。爲達此用，則史記年表尙焉。編年體之通鑑出，而袁樞之紀事本末作；一縱一橫，各盡其用。今適反之，以紀傳之史記而爲之編年，使之綱舉目張，比年相次，使進化之跡章章可尋，而史記之效豈不將更宏且大。或曰：史本有表，何須更爲？答之曰：史表多限於諸侯王之升降進退，不及國家社會之興衰，不及民族進展之轍跡；並且各自爲表，不相排比聯繫，既不便於比較，

又不便於尋檢，不是我們今天作全書總表的意義，所以不能不重作。

第二是畫地圖。讀史而無圖，終究是想像的；於民族，於地理，於政治，經濟，以及軍事，交通，外交各事，都不能收指掌之效。所以會看報的要對地圖看，會讀史的也更要對地圖讀，好像軍事家作戰之不能離地圖一樣。然而說起我國的歷史沿革圖來，真是太可憐了！除了楊守敬的一種之外，再求便是日本的了，這真足夠中國學術界的恥辱！顧師已深切的了解了這一點，以為這種工作不可再緩，三年前便已集合同志，組成禹貢學會，從事於古代地理之研究。目前工作的事項第一是編輯禹貢半月刊，第二便是畫地圖。現在按照最新最精確的科學方法先畫地圖底本，分幅出版。將來就在底本上添註地名，山川，關隘，地勢，戰場，物產，經濟，交通，以及民族聚居的處所，流徙的路線，行政的區劃，國界的展縮，某地域盛衰的變遷，人口的統計，水道，河渠的利害，氣候的寒暖……等等事項。這都是歷史和地理混一而不能分開的地方；不有地圖，何以解史？設歷史而不限於一朝一姓之譜牒，其於此事當加之意已不成問題。所以畫史記地圖實為刻不容緩的事，因為他是通史的開端，正史的鼻祖。此後每史每代或一幅，或多幅，如法為之，最後乃成完備之歷史沿革圖。

注釋方面，三家注之外並收考證，校記與拙作附注共為六種，惟仍嫌罣漏既多，謬誤又甚，亟應掃除霧障，補輯新義，仿清人諸經新疏與王先謙漢書補注例另作新注。

這些事項決非一朝一夕之功，設若環境允許，我個人自然要在顧師指導之下繼續努力的。不過我想還有一種工作當作的，便是把太史公所當收而未收的材料搜集起來，加以整理分類，分定幾個題目，先作長編，後成定稿。當補入原有文字之中的，則仿韓愈張中丞傳後敘的體例另成補輯文字，以補其缺。這並不是我們自作聰

明，實是因爲當時的歷史觀念太不發達，對於史學的意義缺乏了解，把許多真正的上等史料都看作不重要的東西而予以擯棄。例如詩經裏面有很多民族史、社會史等史料，都沒有擷取；諸子方面更疏漏的厲害。一篇包羅衆家的孟子荀卿列傳，簡略得多麼可憐！如今儘在可能的範圍中，把這些被遺棄的材料搜集排比起來，確是很需要的事；不過茲事體大，更非一手一足之烈了！

史記整理完成之後，如果我們還能生活於安謐的環境之下，那麼前漢書、後漢書……便當繼續工作下去，一直到二十四史全部整理清楚爲止。那時大家讀史，就可以一目了然，取材順利了。當然，這更不是幾個人的工作，必須藉國家的力量，在一個大計畫之下，集許多人分工合作，才有成功的希望的。

介紹或翻譯外國學術到中國來的工作，大家把他叫做『稗販事業』。這種整理本國原有的東西供給於今後之讀者的人呢，既不是『稗販』，又不是創造；無以名之，名之曰『洗菜工人』。我們從市上買來的菜固然都是乾乾淨淨，整整齊齊的；可是剛從菜園裏採來的菜，並不是這樣。這是先經過一種工人把他除去菜根、敗葉，洗去泥垢，捆上勻整的小捆，然後交給菜販把他運到菜市，賣給買主的。現在菜是自家園地的出產，吃主又是自家人，只要經過了這一番洗滌檢除的工夫，便是潔白可愛的菜，拿過來時便可吃了。整理古籍的事和這很相像，所以我把做這種工作的人叫做『洗菜工人』。讀者試想：凡是未經整理的古籍是不是像一堆泥頭泥腦、雜亂無章的菜？所以這堆古籍不讀則已，要讀的話，便該一部一部的如法炮製。

今之點刊此書，於整理古籍的使命之外，還負有提倡傳記文學和鼓盪研究歷史興趣的時代使命。傳記文學的重要，近年已漸爲國人所注意，更加胡適之先生的大聲提倡，風氣更覺普被。今刊此書，正可應世人飢渴之求。至於鼓盪研究歷史的興趣，則在於啟發國人之歷史觀念，鼓舞其民族意識，以爲復興民族的基礎，這關係更大。

論社會使命，固如上述；即就我個人而論，今之從事於史記，也可以說是奠定了我的爲學的基石。自揣性近史學，又得顧師之循循善誘，便毫不遲疑地走向史學的大路了。不過我求學的計劃，是以通史爲主，以民族演進史和學術流變史爲副。此外則考證的路我也願走；辨僞的工作也願意作；文學我也愛好；哲學則又尤其喜歡。就是目錄學，也由於作『史記三家注徵引考』時下過相當的工夫，而鼓起了很大的興趣。對於這些，已有許多在計畫中或在進行中的工作。例如左國異同，這是經學上和史學上共同的大問題；自從劉逢祿提出了左傳原是左氏春秋而非春秋左氏傳的問題，康有爲又說左傳是原本國語的一部份以後，左傳的出身問題就覺得必須解決；而左傳與國語的關係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也成了大家急於要明白的一個疑團。顧師很早就指導我做這件工作，並囑拿史記也加入對勘一下。現在史記讀完，正在點讀左傳，次及國語；三書讀完，當再從事對勘，甚願將來得有滿意的收穫。

總計以上所說，已是貪多務得；以我之淺學薄才，未免太不自量。加以職業人事的羈牽，時光的老人，正不知容我成就幾許，未免有『望天討價』之嫌。好在活一天做一天，原是我們該守的信條，我們『不問收穫，只問耕耘』也就是了。

前面說過：這書是願師所編輯，好像當由願師負責；不過我個人也是工作中的一員，書中初稿的錯誤，疑不能決的問題，以及末次付印的定稿，都有待於願師的訂正。今設書中仍有譌誤，則爲願師改之而未盡者。所以說：有功在願師，而有過則在我。這是要鄭重地向讀者聲明的。

二五，六，一五，徐文珊，于北平。

目錄

帝紀

第一卷

史記一

五帝

第二卷

史記二

夏

第三卷

史記三

殷

第四卷

史記四

周

第五卷

史記五

秦昭襄王

莊襄王

第六卷

史記六

秦始皇帝 二世皇帝

第七卷

史記七

項羽

第八卷

史記八

漢高祖

第九卷

史記九

呂太后

第十卷

史記十

孝文帝

第十一卷

史記十一

孝景帝

第十二卷

史記十二

孝武帝

年表

第一卷

史記十三

三代世表

第二卷

史記十四

十二諸侯年表

第三卷

史記十五

六國年表

第四卷

史記十六

秦楚之際月表

第五卷

史記十七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

第六卷

史記十八

高祖功臣侯年表

第七卷

史記十九

惠景間侯者年表

第八卷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

史記二十

第九卷

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

史記二十一

第十卷

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

史記二十二

八書

第一卷

禮書

史記二十三

第二卷

樂書

史記二十四

第三卷

律書

史記二十五

第四卷

史記二十六

歷書

第五卷

天官書

第六卷

封禪書

第七卷

河渠書

第八卷

平準書

世家

第一卷

吳太伯

第二卷

齊太公

史記二十七

史記二十八

史記二十九

史記三十

史記三十一

史記三十二

第三卷

史記三十三

魯周公

第四卷

史記三十四

燕召公

第五卷

史記三十五

管蔡

第六卷

史記三十六

陳杞

第七卷

史記三十七

衛康叔

第八卷

史記三十八

宋微子

第九卷

史記三十九

晉

第十卷

史記四十

楚

第十一卷

史記四十一

越王句踐

第十二卷

史記四十二

鄭

第十三卷

史記四十三

趙

第十四卷

史記四十四

魏

第十五卷

史記四十五

韓

第十六卷

史記四十六

田敬仲完

第十七卷

史記四十七

孔子

第十八卷

史記四十八

陳涉

第十九卷

史記四十九

外戚

第二十卷

史記五十

楚元王

第二十一卷

史記五十一

荆燕

第二十二卷

史記五十二

齊悼惠王

第二十三卷

史記五十三

蕭相國

第二十四卷

史記五十四

曹相國

第二十五卷

史記五十五

留侯

第二十六卷

史記五十六

陳丞相

第二十七卷

史記五十七

絳侯

第二十八卷

史記五十八

梁孝王

第二十九卷

史記五十九

五宗

第三十卷

史記六十

三王

列傳

第一卷

史記六十一

伯夷

第二卷

史記六十二

管晏

第三卷

史記六十三

老子

莊子

申不害

韓非

第四卷

史記六十四

司馬穰苴

第五卷

史記六十五

孫武

吳起

第六卷

史記六十六

伍子胥

第七卷

史記六十七

仲尼弟子

第八卷

史記六十八

商君鞅

第九卷

史記六十九

蘇秦

第十卷

史記七十

張儀

陳軫

犀首

第十一卷

史記七十一

樗里子

甘茂

甘羅

第十二卷

史記七十二

穰侯

第十三卷

史記七十三

白起

王翦

第十四卷

史記七十四

孟軻

淳于髡

慎到

騶奭

荀卿

第十五卷

史記七十五

孟嘗君

第十六卷

史記七十六

平原君

虞卿

第十七卷

史記七十七

信陵君

第十八卷

史記七十八

春申君

第十九卷

史記七十九

范雎

蔡澤

第二十卷

史記八十

樂毅

第二十一卷

史記八十一

廉頗 藺相如 趙奢 李牧

第二十二卷 史記八十二

田單

第二十三卷 史記八十三

魯仲連 鄒陽

第二十四卷 史記八十四

屈原 賈誼

第二十五卷 史記八十五

呂不韋

第二十六卷 刺客 史記八十六

曹沫 專諸 豫讓 聶政 荊軻

第二十七卷 史記八十七

李斯

第二十八卷 史記八十八

蒙恬

第二十九卷

史記八十九

張耳

陳餘

第三十卷

史記九十

魏豹

彭越

第三十一卷

史記九十一

黥布

第三十二卷

史記九十二

淮陰侯

第三十三卷

史記九十三

韓王信

盧縮

第三十四卷

史記九十四

田儋

田橫

第三十五卷

史記九十五

樊噲 酈商 夏侯嬰 灌嬰

第三十六卷 史記九十六

張蒼 周昌 任敖 申屠嘉 韋賢

魏相 邴吉 黃霸 韋玄成 匡衡

第三十七卷 史記九十七

酈食其 陸賈 朱建

第三十八卷 史記九十八

傅寬 靳歙 周緤

第三十九卷 史記九十九

劉敬 叔孫通

第四十卷 史記百

季布 欒布

第四十一卷 史記一百一

袁盎 鼂錯

第四十二卷

張釋之 馮唐

史記一百二

第四十三卷

石奮 衛綰 直不疑 周文 張叔

史記一百三

第四十四卷

田叔 子仁 任安

史記一百四

第四十五卷

扁鵲 倉公

史記一百五

第四十六卷

吳王濞

史記一百六

第四十七卷

竇嬰 田蚡 灌夫

史記一百七

第四十八卷

韓安國

史記一百八

第四十九卷

史記一百九

李廣

第五十卷

史記百一十

匈奴

第五十一卷

史記百一十一

衛青

第五十二卷

史記百一十二

公孫弘

主父偃

第五十三卷

史記百一十三

南越尉佗

第五十四卷

史記百一十四

東越

第五十五卷

史記百一十五

朝鮮

第五十六卷

史記百一十六

西南夷

第五十七卷

史記百一十七

司馬相如

第五十八卷

史記百一十八

淮南厲王

淮南王安

衡山王

第五十九卷

史記百一十九

循吏

孫叔敖

子產

公儀休

石奢

李離

第六十卷

史記百二十

汲黯

鄭當時

第六十一卷

史記百二十一

儒林

申生

轅固生

韓生

伏勝

董仲舒

胡毋生

第六十二卷

史記百二十二

酷吏

鄧都 寧成 周陽由 趙禹 張湯

義縱 王溫舒 楊僕 滅宣 杜周

第六十三卷 史記百二十三

大宛

第六十四卷 游俠 史記百二十四

朱家 劇孟 郭解

第六十五卷 佞幸 史記百二十五

鄧通 韓嫣 李延年

第六十六卷 滑稽 史記百二十六

淳于髡 優孟 優旃 東方朔 東郭先生

王先生 西門豹

第六十七卷 日者 史記百二十七

司馬季主

第六十八卷 史記百二十八

龜策

第六十九卷 貨殖

史記百二十九

范蠡

子貢

白圭

猗頓

卓氏

程鄭

宛孔氏

師史

任氏

第七十卷

史記百三十

太史公自序

帝紀一十二卷

年表一十卷

八書八卷

世家三十卷

列傳七十卷

五帝本紀

——史記一，本紀一——

黃帝

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

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爲暴，莫能伐。

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

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代神農氏，是爲黃帝。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平者，去之。

披山通道，未嘗寧居。東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鷄頭。至南于江，

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

官名皆以雲命，為雲師。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萬國和而鬼神，山川封禪與為多焉。

獲寶鼎，迎日推策。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

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蟲蛾，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

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

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

黃帝居軒轅之丘而娶於西陵之女，是為嫫祖。

嫫祖為黃帝正妃，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囂，是為青陽；青陽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僕，生高陽；高陽有聖德焉。

黃帝崩，葬橋山。其孫——昌意之子——高陽立，是為帝顓頊也。

帝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而昌意之子也。靜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絜誠以祭祀。

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絜誠以祭祀。

帝顓頊

靜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絜誠以祭祀。

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東至于蟠木。動靜之物，小大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

帝顓頊生子，曰窮蟬。

顓頊崩而玄囂之孫高辛立，是為帝嚳。

帝嚳

帝嚳高辛者，黃帝之曾孫也。高辛父曰蟠極；蟠極父曰玄囂；玄囂父曰黃帝。自玄

囂與蟠極皆不得在位；至高辛即帝位。高辛於顓頊為族子。

高辛生而神靈，自言其名。普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

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脩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歷

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動也時；其服也土。

帝嚳漑執中而徧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服。

帝嚳娶陳鋒氏女，生放勳；娶嫫訾氏女，生摯。帝嚳崩而摯代立。

帝摯立，不善崩；而弟放勳立，是為帝堯。

帝堯者，放勳。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黃收，純衣。彤車，乘白馬。

能明馴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萬國。

乃命羲和，敬順昊天，數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時。

分命羲仲，居郁夷，曰暘谷。敬道日出，便程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中春。其

民析，鳥獸字微。

申命羲叔，居南交。便程南譌，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中夏。其民因，鳥獸希

革。

申命和仲，居西土，曰昧谷。敬道日入，便程西成。夜中，星虛，以正中秋。其

民夷易，鳥獸毛毳。

申命和叔，居北方，曰幽都。便在伏物。日短，星昴，以正中冬。其民燠，鳥獸

氄毛。

歲三百六十六日，以閏月正四時。信飭百官，衆功皆興。

堯曰：『誰可順此事？』放齊曰：『嗣子丹朱開明。』堯曰：『吁！頑凶。』不用。

堯又曰，『誰可者？』 謹兜曰，『共工旁聚布功，可用。』 堯曰，『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

堯又曰，『嗟，四嶽！湯湯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有能使治者？』 皆曰，『

鯀可。』 堯曰，『鯀負命毀族，不可！』 嶽曰，『異哉，試不可用而已。』 堯於是聽嶽用

鯀。九歲，功用不成。

堯曰，『嗟，四嶽！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踐朕位？』 嶽應曰，『鄙德忝帝位。』 堯

曰，『悉舉貴戚及疏遠隱匿者。』 衆皆言於堯曰，『有矜在民間，曰虞舜。』 堯曰，『然，

朕聞之。其何如？』 嶽曰，『盲者子。父頑，母嚚，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姦。』 堯

曰，『吾其試哉！』 於是堯妻之二女，觀其德於二女。

舜飭下二女於媯汭，如婦禮。 堯善之，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從。 乃徧入百官，百

官時序。 賓於四門，四門穆穆。 諸侯遠方賓客皆敬。

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 堯以爲聖，召舜曰，『女謀事至而言可績，

三年矣。 女登帝位。』 舜讓於德，不擇。

正月上日，舜受終於文祖，——文祖者，堯大祖也。 於是帝堯老，命舜攝行天子之政，

以觀天命。

舜乃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於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辯於羣神。揖五瑞，擇吉月日，見四嶽，諸牧，班瑞。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遂見東方君長，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爲摯，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一月，北巡狩，皆如初。歸，至于祖禰廟，用特牛禮。

五歲一巡狩；羣后四朝。徧告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肇十有二州。決川。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裁過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靜哉！

謹兜進言共工，堯曰：『不可』而試之工師，共工果淫辟。四嶽舉鯀治鴻水，堯以爲不可，嶽疆請試之；試之而無功，故百姓不便。三苗在江淮、荊州數爲亂。於是舜歸而言於帝，請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四臯而天下咸服。

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攝行天子之政，薦之於天。堯辟位凡二十八年。

而崩。百姓悲哀，如喪父母；三年，四方莫舉樂以思堯。

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

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

堯崩，三年之喪畢，舜讓辟丹朱於南河之南。諸侯朝覲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獄訟者不之

丹朱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丹朱而謳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

——是為帝舜。

帝舜

虞舜者，名曰重華。重華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橋牛；橋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

康父曰窮蟬；窮蟬父曰帝顓頊；顓頊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自從窮蟬以至帝舜，皆微

為庶人。

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避逃；

及有小過，則受罪。順事父及後母與弟，日以篤謹，匪有懈。

舜，冀州之人也。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

舜父瞽叟頑，母嚚，弟象傲，皆欲殺舜；舜順適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殺，不可得；即求，

嘗在側。

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而帝堯問可用者，四嶽咸薦虞舜，曰：『可。』於是堯乃以

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舜居媯汭，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

事舜親戚，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篤。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上人皆

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堯乃賜舜絺衣

與琴，爲築倉廩，予牛羊。

瞽叟尙復欲殺之。使舜上塗廩，瞽叟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去，得

不死。後瞽叟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爲匿空，旁出。舜旣入深，瞽叟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

匿空出去。瞽叟象喜，以舜爲已死。象曰：『本謀者象，象與其父母分，於是曰：『舜妻

堯二女與琴，象取之；牛羊倉廩，予父母。』象乃止舜宮居，鼓其琴。舜往見之，象鄂不懌，

曰：『我思舜，正鬱陶！』舜曰：『然，爾其庶矣！』舜復事瞽叟，愛弟彌謹。

於是堯乃試舜五典，百官皆治。

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世得其利，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世謂之『八

元』。此十六族者，世濟其美，不隕其名。至於堯，堯未能舉。舜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

百事，莫不時序。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

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慝；天下謂之『渾沌』。少皞氏有不才子，毀

信惡忠，崇飾惡言；天下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語言；天下謂之

『檮杌』。此三族，世憂之。至于堯，堯未能去。緡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于貨賄；

天下謂之『饕餮』。天下惡之，比之三凶。舜賓於四門，乃流四凶族，遷于四裔，以御魘

魅。於是四門辟，言毋凶人也。

舜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

堯乃知舜之足授天下。堯老，使舜攝行天子政，巡狩。舜得舉用事二十年，而堯使

攝政；攝政八年而堯崩。三年喪畢，讓丹朱，天下歸舜。

而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龍、垂、益、彭祖，自堯時而皆舉用，未有分職。於是舜乃至於

文祖，謀于四嶽，辟四門，明通四方耳目，命十二牧，論帝德，行厚德，遠佞人，則蠻夷率服。

舜謂四嶽曰：『有能奮庸美堯之事者，使居官相事？』皆曰：『伯禹爲司空，可美帝

功。』舜曰：『嗟，然，禹，汝平水土，維是勉哉！』禹拜稽首，讓於稷、契與皋陶。舜曰：『然，

往矣！』

舜曰，『棄黎民始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舜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馴，汝爲司徒，而敬敷五教，在寬！』

舜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執，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度，五度三居，維

明能信！』

舜曰，『誰能馴予工？』皆曰，『垂可。』於是以垂爲共工。

舜曰，『誰能馴予上，下草木鳥獸？』皆曰，『益可。』於是以益爲朕虞。益拜稽

首，讓于諸臣朱虎、熊羆。舜曰，『往矣，汝諧！』遂以朱虎、熊羆爲佐。

舜曰，『嗟，四嶽，有能典朕三禮？』皆曰，『伯夷可。』舜曰，『嗟，伯夷，以汝爲秩宗，

夙夜維敬，直哉維靜潔！』

伯夷讓夔、龍。舜曰，『然，以夔爲典樂，教釋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

言意，歌長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能諧，毋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

獸率舞！』

舜曰，『龍，朕畏忌讒說殄僞，振驚朕衆，命汝爲納言，夙夜出入朕命，惟信！』

舜曰，『嗟，女二十有二人，敬哉，惟時相天事！』

三歲一考功；三考繼陟；遠近衆功咸興。分北三苗。

此二十二人咸成厥功。臯陶爲大理，平民各伏得其實。伯夷主禮，上下咸讓。垂

主工師，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澤辟。棄主稷，百穀時茂。契主司徒，百姓親和。龍主賓

客，遠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違。唯禹之功爲大：披九山，通九澤，決九河，定九州。

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撫交趾，北發西戎，析枝、渠廋、氏、羌。

北：山戎、發、息慎。東：長、鳥夷。四海之內咸戴帝舜之功。於是禹乃興九招之樂，致異物，

鳳皇來翔。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

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

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爲零陵。

舜之踐帝位，載天子旗，往朝父瞽叟，夔夔唯謹，如子道；封弟象爲諸侯。舜子商均亦

不肖，舜乃豫薦禹於天；十七年而崩。三年喪畢，禹亦乃讓舜子，如舜讓堯子；諸侯歸之，然

後禹踐天子位。堯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以客見天子，

天子弗臣，示不敢專也。

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以章明德。故黃帝爲有熊，帝顓頊爲高陽，帝嚳爲高辛，帝堯爲陶唐，帝舜爲有虞。帝禹爲夏后而別氏，姓姒氏，契爲商，姓子氏，棄爲周，姓姬氏。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尙矣。然尙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弟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道也。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爲本紀書首。

夏本紀

——史記二，本紀二——

禹

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顓頊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黃帝。禹者，黃帝之玄孫而帝顓頊之孫也。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鯀皆不得在帝位，爲人臣。

當帝堯之時，鴻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堯求能治水者，羣臣四嶽皆曰：『鯀可。』堯曰：『鯀爲人負命毀族，不可。』四嶽曰：『等之，未有賢於鯀者，願帝試之！』

於是堯聽四嶽，用鯀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於是帝堯乃求人，更得舜。舜登用，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殛鯀於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誅爲是。於是舜舉鯀子禹，而使續鯀之業。

堯崩，帝舜問四嶽曰：『有能成美堯之事者使居官？』皆曰：『伯禹爲司空，可成美堯之功。』舜曰：『嗟然！』命禹：『女平水土，維是勉之！』禹拜稽首，讓于契、后稷、皋

陶。舜曰：『女其往視爾事矣！』

綱爲紀。禹爲人敏給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爲律，身爲度，稱以出，臚臚穆穆，爲

禹乃遂與益，后稷奉帝命，命諸侯，百姓興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禹傷

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

卑宮室，致費於溝澮。陸行乘車，水行乘舫，泥行乘橇，山行乘橰。左準繩，右規矩，載四時，

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令益予衆庶稻，可種卑濕。命后稷予衆庶難得之食；

食少，調有餘相給，以均諸侯。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貢，及山川之便利。禹行自冀州始；

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嶽陽。覃懷致功，至於衡漳。

其土白壤。賦上上錯，田中中。常衛既從，大陸既爲。鳥夷皮服。夾右碣石，入

于海。

濟河維沅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雍沮會同。桑土既蠶，於是民得下丘居

土。其土黑墳，草繇木條。田中下，賦貞，作十有三年乃同。其貢漆，絲，其篋織文。

浮於濟，潔，通於河。

海岱維青州。嵎夷既略，濊、澠既道。其土白墳，海濱廣瀉，厥田斥鹵。田上

下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維錯、岱、吠絲、臬、鈔、松、怪石、萊夷為牧；其篚會絲。浮於汶，通於濟。

海岱及淮維徐州。淮沂其治，蒙羽其藝；大野既都，東原底平。其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其田上中，賦中中。貢維土五色，羽吠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臬魚；其篚玄纁縞。浮于淮，泗，通于河。

淮海維揚州。彭蠡既都，陽鳥所居；三江既入，震澤致定。竹箭既布；其草惟夭；其木惟喬；其土塗泥。田下下，賦下上上雜。貢金三品，瑤、琨、竹箭、齒、革、羽、毛，鳥夷卉服；其篚織貝；其包橘、柚、錫貢。均江海，通淮、泗。

荆及衡陽維荊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甚中，沱、涔、已道；雲夢土為治。其土塗泥。田下中，賦上下。貢羽、旄、齒、革、金三品，椀、幹、栝、檣、砥、矸、丹、維、篚、簠、楛，三國致貢其名；包匭菁茅；其篚玄纁、璣組；九江入賜大龜。浮於江、沱、涔、於漢，踰于雒，至於南河。

荆河惟豫州。伊、雒、澗既入于河；滎、播既都；道荷澤，被明都。其土壤，下土墳壚。田中上，賦雜上中。貢漆、絲、絺、紵；其篚織絮；錫貢磬錯。浮於雒，達於河。

華陽黑水惟梁州。

汶、嶓既藝，沱、涿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

其土青驪。

田下上，賦下中三錯。

貢璆、鐵、銀、鏤、磬、熊、羆、狐狸、織皮。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

踰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黑水，西河惟雍州。

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所同。荆、岐已旅，終南。

敦物，至于鳥鼠原隰底績，至于都野。

三危既度，三苗大序。其土黃壤。

田上上。

賦中下。

貢璆、琳、琅、玕。

浮於積石，至於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織皮、昆侖、析支、渠。

搜，西戎即序。

道九山。

汧及岐，至于荆山，踰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嶽。砥柱、析城，至于王屋。

太行、常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栢，至于負尾。

道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

汶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道九川。

弱水，至於合黎，餘波入於流沙。

道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道。

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華陰，東至砥柱，又東至于盟津，東過雒汭，至于大邳。北過降。

水，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嶓冢道瀆，東流爲漢，又東爲蒼浪之。

水，過三澨，入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汶山道江，東別。

爲沱；又東至于醴；過九江，至于東陵；東池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道沅水，東

爲濟；入于河，洸爲滎；東出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東北入于海。道

淮自桐栢；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道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北至于涇；東

過漆沮，入于河。道雒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灋；又東會于伊；東北入于河。

於是九州攸同，四奧旣居，九山棗旅，九川滌原，九澤旣陂，四海會同。六府甚修，衆土交正，

致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國。賜土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令天子之國以外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

百里米。甸服外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任國；三百里諸侯。侯服外五百里綏服；三

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綏服外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要服外五百里

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於是帝錫禹玄圭，以告成功于天下。

天下於是太平治。

臯陶作士以理民。帝舜朝，禹、伯夷、臯陶相與語帝前。臯陶述其謀曰：『信其道德；

謀明輔和。

禹曰：『然如何？』

皋陶曰：『於慎其身修，思長，敦序九族，衆明高翼，近可

遠在已。』

禹拜美言曰：『然。』

皋陶曰：『於在知人，在安民。』

禹曰：『吁，皆若是，惟

帝其難之！

知人則智，能官人，能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能知能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

苗！何畏乎巧言善色佞人！

皋陶曰：『然，於亦行有九德，亦言其有德。』

乃言曰：『始

事事寬而栗，柔而立，愿而共，治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實，彊而義，章其有常，吉哉！

日宣三德，蚤夜翊明有家。

日嚴振敬六德，亮采有國。

翁受普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

吏肅謹。毋教邪淫奇謀！

非其人，居其官，是謂亂天事。

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吾言

底可行乎？

禹曰：『女言致可績行。』

皋陶曰：『余未有知，思贊道哉！』

帝舜謂禹曰：『汝亦昌言。』

禹拜曰：『於，予何言！——予思日孳孳。』

皋陶難禹

曰：『何謂孳孳？』

禹曰：『鴻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皆服於水。予陸行乘車，水行

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櫓，行山乘木。

與益予衆庶稻鮮食，以決九川，致四海，浚畎澮，致之

川。與稷予衆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補不足，徙居。衆民乃定，萬國爲治。』

『然，此而美也！』

禹曰：『於帝，慎乃在位，安爾止！

輔德，天下大應。清意以昭待上帝命，天其重命用

』

』

』

休！』帝曰：『吁，臣哉！臣哉！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女輔之。予欲觀古人

之象，日月星辰，作文繡服色，女明之。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來始，滑以出入五言，女聽。

予即辟，女匡拂予。女無面諛，退而謗予！敬四輔臣。諸衆讒嬖臣，君德誠施，皆清矣。』

禹曰：『然，帝即不時，布同善，惡則毋功。』

帝曰：『毋若丹朱傲，維慢游是好，毋水舟行，朋淫于家，用絕其世。予不能順是！』

禹曰：『予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啓，予不子。以故能成水土功，輔成五服，至于五千里，州十

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道有功。苗頑不即功，帝其念哉！』帝曰：『道吾德，乃女功

序之也！』

皋陶於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則禹。不如言，刑從之。舜德大明。

於是夔行樂，祖考至，羣后相讓，鳥獸翔舞，簫韶九成，鳳皇來儀，百獸率舞，百官信諧。

帝用此作歌曰：『陟天之命，維時維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皋陶拜手稽首揚言曰：『念哉！率爲興事，慎乃憲，敬哉！』乃更爲歌曰：『元首明哉！股肱

良哉！庶事康哉！』舜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然，往欽

哉！』

於是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數，聲樂爲山川神主。

帝舜薦禹於天，爲嗣；十七年而帝舜崩。三年喪畢，禹辭辟舜之子商均於陽城。天

下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於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國號曰夏后，姓姒氏。

帝禹立而舉臯陶，薦之，且授政焉；而臯陶卒。封臯陶之後於英，六或在許。而后舉

益，任之政。

十年，帝禹東巡狩，至于會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喪畢，益讓帝禹之子啓而辟

居箕山之陽。禹子啓賢，天下屬意焉。及禹崩，雖授益，益之佐禹日淺，天下未洽。故諸

侯皆去益而朝啓，曰：『吾君，帝禹之子也！』於是啓遂即天子之位，是爲夏后帝啓。

啟

夏后帝啓，禹之子，其母塗山氏之女也。

有扈氏不服，啓伐之，大戰于甘。將戰，作甘誓，乃召六卿申之。啓曰：『嗟，六事之人，

予誓告女！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維共行天之罰！左不攻

于左，右不攻于右，女不共命！御非其馬之政，女不共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僇于社，予

則帑僂汝！遂滅有扈氏。天下咸朝。

太康

夏后帝啓崩，子帝太康立。帝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中康

太康崩，弟中康立，是為帝中康。帝中康時，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相

中康崩，子帝相立。

少康

帝相崩，子帝少康立。

帝少康崩，子帝宁立。

子

帝子崩，子帝槐立。

槐

帝槐崩，子帝芒立。

芒

帝芒崩，子帝泄立。

泄

帝泄崩，子帝不降立。

不降

帝不降崩，弟帝局立。

局

帝局崩，子帝廩立。

廩

帝廩崩，立帝不降之子孔甲，是為帝孔甲。

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亂。

夏后氏德

●『宁』，應作『子』。

衰諸侯畔之。天降龍^二，有雌雄；孔甲不能食，未得豢龍氏。陶唐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孔甲賜之姓曰御龍氏，受豕韋之後。龍一雌死，以食夏后。夏后使求懼而遷去。

孔甲崩，子帝皐立。

帝皐崩，子帝發立。

皐發履癸

帝發崩，子帝履癸立，是為桀。帝桀之時，自孔甲以來而諸侯多畔，夏桀不務德而武

傷百姓，百姓弗堪。迺召湯而囚之夏臺，已而釋之。湯修德，諸侯皆歸湯，湯遂率兵以伐

夏桀。桀走鳴條，遂放而死。桀謂人曰：『吾悔不遂殺湯於夏臺，使至此！』湯乃踐天子位，代夏朝天下。湯封夏之後，至周封於杞也。

子位，代夏朝天下。湯封夏之後，至周封於杞也。

太史公曰：禹為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尋氏、彤城氏、褒氏、費氏、杞氏、繒氏、辛氏、冥氏、斟氏、戈氏。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云。自虞夏時，貢賦備矣。或言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

殷本紀

——史記三，本紀三——

殷契母曰簡狄，有媵氏之女，爲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

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爲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寬。』封於商，賜姓子氏。契興于唐虞，大禹之際，功業著于百姓；百姓以平。

昭明

契卒，子昭明立。

相土

昭明卒，子相土立。

昌若

相土卒，子昌若立。

曹圉

昌若卒，子曹圉立。

冥

曹圉卒，子冥立。

振

冥卒，子振立。

殷本紀

(史記三，本紀三)

一

微

報丁

報乙

報丙

主壬

主癸

成湯

振卒，子微立。

微卒，子報丁立。

報丁卒，子報乙立。

報乙卒，子報丙立。

報丙卒，子主壬立。

主壬卒，子主癸立。

主癸卒，子天乙立，是為成湯。

成湯：自契至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誥。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

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為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汝不能

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作湯征。

伊尹，名阿衡。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于王道。

或曰：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湯舉任以國政。

伊尹去湯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遇女鳩、女房，作女鳩、女房。

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

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

當是時，夏桀爲虐政，淫荒，而諸侯昆吾氏爲亂。湯乃興師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

鉞以伐昆吾，遂伐桀。湯曰：『格汝衆庶，來，女悉聽朕言！匪台小子敢行舉亂，有夏多罪！

予維聞女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女有衆，女曰：『

我君不恤我衆，舍我嗇事而割政。』女其曰：『有罪，其奈何？』夏王率止衆力，率奪夏國；

有衆率怠不和。曰：『是日何時喪？予與女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尙及予一

人致天之罰，予其大理女！女毋不信，朕不食言！女不從誓言，予則罔僇女，無有攸赦！』

以告令師，作湯誓。於是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

桀敗於有娥之虛。桀奔于鳴條。夏師敗績。湯遂伐三髮，俘厥寶玉，義伯、仲伯作

典寶。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伊尹報，於是諸侯心服，湯乃踐天子位，平定海

內。

湯歸，至於泰卷（陶），中鬻作誥。既紂夏命，還亳，作湯誥——『維三月，王自至於

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于民，勤力迺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臯、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女毋我怨！」——以令諸侯。伊尹作咸有一德。咎單作明居。

湯乃改正朔，易服色，上白；朝會以晝。

外丙

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迺立太丁之弟外丙，是爲帝外丙。

中壬

帝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是爲帝中壬。

太甲

帝中壬即位四年崩，伊尹迺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是爲帝太甲。

帝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作肆命，作徂后。

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

沃丁

太庚

小甲

雍己

太戊

仲丁

外壬

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迺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之，迺作太甲訓三篇，褒帝太甲，——稱太宗。

太宗崩，子沃丁立。帝沃丁之時，伊尹卒。既葬伊尹於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沃丁崩，弟太庚立，是為帝太庚。

帝太庚崩，子帝小甲立。

帝小甲崩，弟雍己立，是為帝雍己。殷道衰，諸侯或不至。

帝雍己崩，弟太戊立，是為帝太戊。

帝太戊立，伊陟為相。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一暮大拱。帝太戊懼，問伊陟。伊陟

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而去。

伊陟贊言于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作太戊。帝太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

陟讓，作原命。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

中宗崩，子帝仲丁立。帝仲丁遷于囂。（河亶甲居相。祖乙遷于邢。）

帝仲丁崩，弟外壬立，是為帝外壬。仲丁書闕不具。

河亶甲

帝外王崩，弟河亶甲立，是為帝河亶甲。河亶甲時，殷復衰。

祖乙

河亶甲崩，子帝祖乙立。帝祖乙立，殷復興。巫賢任職。

祖辛

祖乙崩，子帝祖辛立。

沃甲

帝祖辛崩，弟沃甲立，是為帝沃甲。

祖丁

帝沃甲崩，立沃甲兄祖辛之子祖丁，是為帝祖丁。

南庚

帝祖丁崩，立弟沃甲之子南庚，是為帝南庚。

陽甲

帝南庚崩，立帝祖丁之子陽甲，是為帝陽甲。帝陽甲之時，殷衰。

——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於是諸侯莫朝。

盤庚

帝陽甲崩，弟盤庚立，是為帝盤庚。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

之故居，迺五遷，無定處。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

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

政，然後百姓由寧，殷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

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是為帝小辛。帝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迺作盤庚三篇。

小辛

小乙

帝小辛崩，弟小乙立，是為帝小乙。

武丁

帝小乙崩，子帝武丁立。

帝武丁即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決定於冢宰，以觀國風。武丁

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於是迺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

傅險中。——是時說為胥靡，築於傅險。——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

果聖人。舉以為相，殷國大治。故遂以傅險姓之，號曰傅說。

帝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响。武丁懼。祖己曰：『王勿憂！先修政事。』

祖己乃訓王曰：『唯天監下，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中絕其命。民有不若

德，不聽罪，天既附命正厥德，乃曰：「其奈何！」嗚呼，王嗣敬民，罔非天繼，常祀毋禮。於

弃道！』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

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遂作高宗彤日

及訓。

●『禮』，應作『豐』。

殷本紀

（史記三，本紀三）

七

帝甲

帝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為帝甲。帝甲淫亂，殷復衰。

廩辛

帝甲崩，子帝廩辛立。

庚丁

帝廩辛崩，弟庚丁立，是為帝庚丁。

武乙

帝庚丁崩，子帝武乙立。殷復去亳，徙河北。

帝武乙無道，為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為行。天神不勝，乃僂辱之，為革囊盛血，

仰而射之，命曰『射天』。

太丁

武乙獵于河、渭之間，暴雷，武乙震死。子帝太丁立。

帝乙

帝太丁崩，子帝乙立。帝乙立，殷益衰。

帝辛

帝乙長子曰微子啟，啟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為嗣。帝乙崩，子辛立，是

為帝辛，天下為之紂。

帝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愛妲己，妲己之言是從。於是使

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益收狗馬，

奇物，充物宮室。益廣沙丘苑臺，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慢於鬼神。大最樂戲於沙丘，以酒爲池，縣肉爲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間，爲長夜之飲。

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於是紂乃重辟刑，有炮烙之法。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爲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憚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辨之疾；

并脯鄂侯。西伯昌聞之竊歎，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姜里。西伯之臣閔天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西伯出而獻洛西之地，以請除炮烙之刑。紂乃許之，賜弓矢，斧鉞，使得征伐，爲『西伯』。而用費中爲政。費中善諛，好利，殷人弗親。紂

又用惡來。惡來善毀讒，諸侯以此益疏。西伯歸，乃陰修德行善。諸侯多叛紂而往歸西伯；西伯滋大，紂由是稍失權重。王子比干諫，弗聽。商容賢者，百姓愛之；紂廢之。及西伯伐飢國，滅之，紂之臣祖伊聞之而咎周，恐，奔告紂曰：『天既訖我殷命，假人元龜無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維王淫虐用自絕！故天弃我，不有安食，不虞知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不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胡不至？』今王其奈何？』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祖伊反，曰：『紂不可諫矣！』

不可諫矣！』

西伯既卒，周武王之東伐，至盟津，諸侯叛殷會周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爾未知天命！』乃復歸。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以死爭。』迺強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詳狂爲奴。紂又囚之。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周武王於是遂率諸侯伐紂。紂亦發兵距之牧野。

甲子日，紂兵敗。紂走入登鹿臺，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周武王遂斬紂頭，縣之白旗；殺妲己，釋箕子之囚，封紂。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闕，封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令修行盤庚之政。殷民大說。

於是周武王爲天子。其後世貶帝號，號爲王。而封殷後爲諸侯，屬周。周武王崩，武庚與管叔、蔡叔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子於宋，以續殷後焉。

太史公曰：余以頌次契之事，自成湯以來采於書詩。契爲子姓，其後分封，以國爲姓。有殷氏、來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孔子曰：『殷路車爲善，』而色尙白。

●『紂』字衍，應移於『子武庚祿父』之上。

周本紀

——史記四，本紀四——

奔

周后稷名奔。其母有郃氏女，曰姜原。姜原爲帝嚳元妃。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說，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爲不祥，奔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奔渠中冰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原以爲神，遂收養長之。初欲奔之，因名曰奔。

奔爲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遊戲，好種樹麻、菽、麻、菽、美。及爲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奔爲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奔，黎民始飢，爾后稷播時百穀！」封奔于郃，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

不窋

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犇戎狄之間。

鞠

不窋卒，子鞠立。

公劉

鞠卒，子公劉立。

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始，故詩

人歌樂思其德。

慶節

公劉卒，子慶節立。

國於豳。

皇僕

慶節卒，子皇僕立。

差弗

皇僕卒，子差弗立。

毀隄

差弗卒，子毀隄立。

公非

毀隄卒，子公非立。

高圉

公非卒，子高圉立。

亞圉

高圉卒，子亞圉立。

公叔祖類

亞圉卒，子公叔祖類立。

古公亶父

公叔祖類卒，子古公亶父立。

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財物，予之。已復攻，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古公曰：『有民立

君將以利之。今戎狄所為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為！乃與私屬遂去，幽、渡、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幽人舉國扶老，携弱，盡復歸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於是古公乃貶戎狄之俗，而營築城郭，室屋，而邑別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樂之，頌其德。

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

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皆賢婦人，生昌，有聖

瑞。

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

長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

二人亡如荊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

古公卒，季歷立，是為公季。

公季修古公遺道，篤於行義，諸侯順之。

公季卒，子昌立，是為西伯。

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篤仁，敬

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伯夷、叔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

『盍往歸之！』太顛、閔天、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

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于帝！』帝紂乃囚

西伯於羗里。閔天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駒，他奇怪物，因殷嬖

季歷
文王

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說，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況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乃獻洛西之地，以請紂去炮烙之刑。紂許之。

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

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慙，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為，祇取

辱耳！』遂還，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

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殷之祖伊聞之，懼，以告帝。紂曰：『不

有天命乎！是何能為！』

明年，伐邠。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自岐下而徙都豐。

明年，西伯崩，太子發立，是為武王。

西伯蓋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詩人道西伯，蓋受命

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諡為文王。改法度，制正朔矣。追尊古公為太

王，公季為王季，蓋王瑞自太王興。

武王

武王即位，太公望爲師，周公旦爲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修文王緒業。

九年，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盟津。爲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

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齊栗信哉！予無知，以

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畢立賞罰，以定其功。』遂興師。師尙父號曰：『總爾衆庶，與

爾舟楫！後至者斬！』

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旣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

屋，流爲鳥，其色赤，其聲魄云。

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

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

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疆抱其樂器而奔周，於

是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

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

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曰：『孳孳無怠！』武王乃作太誓告于

衆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離盪其王父母弟，乃斷弃其先

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故今子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

二月，甲子，味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武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遠矣西土之人！』武王曰：『嗟！我有國家君，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鬻、微、纘、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紂維婦人言是用，自弃其先祖，肆祀不答，昏弃其家國，遺其王父母弟不用，乃維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俾暴虐于百姓，以姦軌于商國。今子發維共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勉哉！不過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勉哉夫子！尙桓桓如虎，如貔，如玃，于商郊，不禦克轟，以役西土；勉哉夫子！爾所不勉，其予爾身有戮！』

誓已，諸侯兵會者車四千乘，陳師牧野。帝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

武王使師尙父與百夫致師，以大卒馳帝紂師。紂師雖衆，皆無戰之心，心欲武王亟入。

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紂走，反入登于鹿臺之上，蒙衣

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持大白旗以麾諸侯，諸侯畢拜武王；武王乃揖諸侯，諸侯畢

從武王。至商國，商國百姓咸待于郊。於是武王使羣臣告語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荅拜。遂入，至紂死所，武王自射之，三發；而後下車，以輕劍擊之，以黃鉞斬紂頭，縣大白之旗。已而至紂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經自殺；武王又射，三發，擊以劍，斬以玄鉞，縣其頭小白之旗。武王已乃出復軍。

其明日，除道，修社及商紂宮。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驅；武王弟叔振鐸奉陳常車；周公旦把大鉞，畢公把小鉞，以夾武王；散宜生、太顛、閔夭皆執劍，以衛武王。既入，立于社南，太卒之左，右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康叔封布茲，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尹佚筮祝曰：『殷之末孫季紂，殄廢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于天皇上帝！』於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

封商紂子祿父殷之餘民。武王爲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已而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隸；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保玉；命閔夭封比干之墓；命宗祝享祠于軍。乃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物。武王追思先聖王，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帝舜之後於陳，大禹之後於杞。

於是封功臣謀士，而師尚父爲首封；封尚父於營丘，曰齊；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封召公奭於燕；封弟叔鮮於管，弟叔度於蔡，餘各以次受封。

武王徵九牧之君，登幽之阜，以望商邑。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

「曷爲不寐？」王曰：「告女，維天不饗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鴻滿野。

天不享殷，乃今有成。維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顯，亦不賓滅，以至今。我未定

天保，何暇寐！」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惡，貶從殷王受，日夜勞來我西土。我

維顯服，及德方明。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

魯有河，粵詹維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維邑而後去。

縱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虛，偃干戈，振兵釋旅，示天下不復用也。

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武王亦醜，

故問以天道。

武王病，天下未集，羣公懼，穆卜。周公乃祓齋，自爲質，欲代武王。武王有瘳。後而

崩；太子誦代立，是爲成王。

成王

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畔，周公乃攝行政，當國。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開代殷後，國於宋，頗收殷餘民，以封武王少弟，封爲衛康叔。晉唐叔得嘉穀，獻之成王，成王以歸周公于兵所；周公受禾東土，魯天子之命。初，管、蔡畔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初作大誥，次作微子之命，次歸禾，次嘉禾，次康誥，酒誥，梓材。其事在周公之篇。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羣臣之位。

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作召誥，洛誥。成王既遷殷遺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無佚。召公爲保，周公爲師，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成王自奄歸，在宗周，作多方。既紕殷命，襲淮夷，歸在豐，作周官。興正禮樂，度制於是改，而民和睦，頌聲興。成王既伐東夷，息慎來賀，王賜榮伯，作賄息慎之命。

成王將崩，懼太子釗之不任，乃命召公、畢公率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於先王廟，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爲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之，作顧命。太子釗遂立，是爲康王。康王即位，徧告諸侯，宣告以文、武之業。

康王

以申之，作康誥。故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昭王

康王卒，子昭王瑕立。昭王之時，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於江上。其卒不赴告，諱之也。

穆王

立昭王子滿，是為穆王。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王道衰微，穆王閱文武之道，缺乃命伯冏申誡太僕國之政，作冏命。復寧。

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修之，使之務利而辟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狄之間，不敢怠業，時序其德，遵修其緒，修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于文王、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無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于民，庶民不忍，訐載武王，以致

戎于商牧。是故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夷蠻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

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順祀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於是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

不貢，告不王。於是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命，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有不至，則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士之

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吾聞犬戎樹敦，率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遂征之，得四白狼、

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諸侯有不睦者，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王曰：「吁，來，有國有土，告汝祥刑！在今爾

安百姓，何擇非其人，何敬非其刑，何居非其宜與？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信，正於

五刑。五刑不簡，正於五罰。五罰不服，正於五過。五過之疵，官獄內獄，閱實其罪，惟鈞

其過。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信有衆，惟訊有稽。無簡不疑，共嚴

天威。黥辟疑赦，其罰百率；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倍灑；閱實其罪。臏辟疑赦，其罰

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五百率；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率；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膺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命曰甫刑。

共王

穆王立五十五年崩，子共王繫扈立。共王游于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犇之。其母曰：『必致之王！夫獸三為羣，人三為衆，女三為粲。王田不取羣，公行不下衆，王御不參一族。夫粲，美之物也。衆以美物歸女，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况爾之小醜乎！小醜備物，終必亡！』康公不獻。一年，共王滅密。

懿王

共王崩，子懿王囂立。懿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

孝王

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為孝王。

夷王

孝王崩，諸侯復立懿王太子燮，是為夷王。

厲王

夷王崩，子厲王胡立。厲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榮夷公。大夫芮良正諫厲王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

●『正』，應作『夫』。

有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何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極，猶曰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於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也！厲王不聽，卒以榮公爲卿士，用事。

王行暴虐，侈傲。國人謗王。召公諫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其謗鮮矣，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厲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水。水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水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瞽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產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不聽，於是國莫敢出言。三年，乃相與畔，襲厲王。厲王出奔於崦。

厲王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國人聞之，乃圍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也。今殺王太子，王其以我為讎而懟怒乎？夫事君者，險而不讎，懟而不怒，況事王乎！』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脫。

宣王

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于彘。太子靜長於召公家，二十二年，魯武公來朝。

宣王不修籍於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王弗聽。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

宣王既亡南國之師，乃料民于太原。仲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宣王不聽，卒料民。

幽王

四十六年，宣王崩，子幽王宮涅立。幽王二年，西州●三川皆震。伯陽甫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地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填陰也。陽失而在陰，原必塞。原塞，國必亡。夫

●『州』，或作『周』。

水土演而民用也；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原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國之徵也。川竭必山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天之所弃，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

三年，幽王嬖愛褒姒。褒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爲后。後

幽王得褒姒，愛之，欲廢申后，并去太子宜臼，以褒姒爲后，以伯服爲太子。周太史伯陽讀史記曰：『周亡矣！』——昔自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於夏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醢而藏之，乃吉。於是布幣而策告之。

龍亡而醢在，積而去之。夏亡，傳此器殷。殷亡，又傳此器周。比三代，莫敢發之。至厲

王之末，發而觀之。醢流于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謀之。醢化爲玄黿，以入王後

宮。後宮之童妾既亂而遭之，既笄而孕，無夫而生子，懼而弃之。宣王之時，童女謠曰：『

檠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之。逃於道，而

見鄉者後宮童妾所弃妖子，出於路者，聞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亡犇於褒。褒人有

罪，請入童妾所弃女子者於王以贖罪。弃女子出於褒，是爲褒姒。當幽王三年，王之後

宮，見而愛之，生子伯服，竟廢申后及太子，以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太史伯陽曰：『禍

成矣，無可奈何！

褒姒不好笑。

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

幽王爲燧，燧，大鼓。

有寇至則舉燧火，

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

幽王說之，爲數舉燧火。

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

至。

幽王以虢石父爲卿，用事，國人皆怨。

石父爲人佞巧，善諛，好利，王用之。

又廢申后，

去太子也，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

幽王舉燧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虜

褒姒，盡取周賂而去。

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

是爲平王。

以奉周祀。

平王

平王立，東遷于維維，辟戎寇。

平王之時，周室衰微，諸侯彊并弱，齊、楚、秦、晉始大，政由

方伯。

四十九年，魯隱公即位。

五十一年，平王崩。

太子洩父蚤死，立其子林，是爲桓王。

桓王，平王孫也。

桓王三年，鄭莊公朝，桓王不禮。

五年，鄭怨，與魯易許田。

許田，天子之用事太山

桓王

莊王

田也。八年，魯殺隱公，立桓公。十三年，伐鄭；鄭射傷桓王，桓王去歸。

二十三年，桓王崩，子莊王佗立。

莊王四年，周公黑肩欲殺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王殺周公。王子克犇燕。

釐王

十五年，莊王崩，子釐王胡齊立。

釐王三年，齊桓公始霸。

惠王

五年，釐王崩，子惠王閔立。

惠王二年——初，莊王嬖姬姚生子頹，頹有寵；及惠王即位，奪其大臣園以爲囿，故大夫邊伯等五人作亂，謀召燕、衛師伐惠王——惠王犇溫，已居鄭之櫟。立釐王弟頹爲王，

樂及徧舞；鄭、虢君怒。四年，鄭與虢君伐殺王頹，復入惠王。惠王十年，賜齊桓公爲伯。

襄王

二十五年，惠王崩，子襄王鄭立。

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惠后生叔帶，有寵于惠王；襄王畏之。三年，叔帶與戎、翟

謀伐襄王；襄王欲誅叔帶，叔帶犇齊。齊桓公使管仲平戎于周，使隰朋平戎于晉。王以

上卿禮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

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毋逆朕命！』管仲卒受下卿之禮而還。

九年，齊桓公卒。十二年，叔帶復歸于周。

十三年，鄭伐滑。王使游孫、伯服請滑，鄭人囚之。鄭文公怨惠王之入不與厲公

爵，又怨襄王之與衛滑，故囚伯服。王怒，將以翟伐鄭。富辰諫曰：『凡我周之東徙，晉

鄭焉依。子頹之亂，又鄭之由定。今以小怨奔之！』王不聽。十五年，王降翟師以伐

鄭。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平、桓、莊、惠，皆受鄭勞。王奔親親，翟不可從！』

王不聽。十六年，王絀翟后。翟人來誅殺譚伯。富辰曰：『吾數諫不從，如是不出，王以

我爲慙乎？』乃以其屬死之。

初，惠后欲立王子帶，故以黨開翟人。翟人遂入周。襄王出奔鄭。鄭居王于汜。子

帶立爲王，取襄王所絀翟后與居温。十七年，襄王告急于晉，晉文公納王而誅叔帶。襄

王乃賜晉文公珪、鬯、弓、矢爲伯，以河內地與晉。二十年，晉文公召襄王，襄王會之河陽，踐

土；諸侯畢朝。書諱曰：『天王狩于河陽。』二十四年，晉文公卒。三十一年，秦穆公卒。

三十二年，襄王崩，子頃王壬臣立。

頃王六年，崩，子匡王班立。

匡王六年，崩，弟瑜立，是爲定王。

頃王
匡王
定王

簡王

定王元年，楚莊王伐陸渾之戎，次洛，使人問九鼎。王使王孫滿應設以辭，楚兵乃去。十年，楚莊王圍鄭，鄭伯降，已而復之。十六年，楚莊王卒。

二十一年，定王崩，子簡王夷立。

簡王十三年，晉殺其君厲公，迎子周於周，立為悼公。

靈王

十四年，簡王崩，子靈王泄心立。

靈王二十四年，齊崔杼弑其君莊公。

景王

二十七年，靈王崩，子景王貴立。

景王十八年，后太子聖而早卒。二十年，景王愛子朝，欲立之；會崩，子丐之黨與爭立，

悼王

國人立長子猛為王。子朝攻殺猛，猛為悼王。晉人攻子朝而立丐，是為敬王。

敬王

敬王元年，晉人入敬王。子朝自立，敬王不得入，居澤。四年，晉率諸侯入敬王于周；

子朝為臣。諸侯城周。十六年，子朝之徒復作亂，敬王犇于晉。十七年，晉定公遂入敬

王于周。

元王

三十九年，齊田常殺其君簡公。四十一年，楚滅陳，孔子卒。

四十二年，敬王崩，子元王仁立。

定王

元王八年，崩，子定王介立。

定王十六年，三晉滅智伯，分有其地。

哀王

二十八年，定王崩，長子去疾立，是為哀王。

思王

哀王立三月，弟叔襲殺哀王而自立，是為思王。

考王

立，是為考王。此三王皆定王之子。

威烈王

考王十五年，崩，子威烈王午立。

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是為桓公，以續周公之官職。

桓公卒，子威公代立。威公卒，子

惠公代立，乃封其少子於鞏，以奉王，號東周惠公。

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命韓、魏、趙為諸侯。

二十四年，崩，子安王驕立。是歲，盜殺楚聲王。

安王

安王立二十六年，崩，子烈王喜立。

烈王二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周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載復合，合十七歲而

霸王者出焉。』

十年，烈王崩，弟扁立，是為顯王。

顯王五年，賀秦獻公，獻公稱伯。九年，致文，武胙於秦孝公。二十五年，秦會諸侯於

周。二十六年，周致伯於秦孝公。三十三年，賀秦惠王。三十五年，致文，武胙於秦惠王。

四十四年，秦惠王稱王。其後諸侯皆為王。

四十八年，顯王崩，子慎靚王定立。

慎靚王立六年，崩，子赧王延立。

慎靚王

赧王

王赧時，東西周分治。王赧徙都西周。

西周武公之共太子死，有五庶子，毋適立。司馬翦謂楚王曰，『不如以地資公子咎，

為請太子。』左成曰，『不可！周不聽，是公之知困而交疏於周也。不如請周君孰欲立，

以微告翦，翦請令楚賀之以地。』果立公子咎為太子。

八年，秦攻宜陽，楚救之。而楚以周為秦故，將伐之。蘇代為周說楚王曰，『何以周

為秦之禍也？言周之為秦甚於楚者，欲令周入秦也，故謂周，秦也。周知其不可解，必入

於秦，此為秦取周之精者也。為王計者，周於秦因善之，不於秦亦言善之，以疏之於秦。

周絕於秦，必入於郢矣。」

秦借道兩周之間，將以伐韓。周恐，借之畏於韓，不借畏於秦。史厭謂周君曰：「何

不令人謂韓公叔曰：「秦之敢絕周而伐韓者，信東周也。公何不與周地，發質使之楚？

秦必疑楚，不信周。」是韓不伐也。又謂秦曰：「韓疆與周地，將以疑周於秦也。周不敢

不受。」秦必無辭而令周不受，是受地於韓而聽於秦。」

秦召西周君。西周君惡往，故令人謂韓王曰：「秦召西周君，將以使攻王之南陽也。

王何不出兵於南陽？」周君將以爲辭於秦。周君不入秦，秦必不敢踰河而攻南陽矣。」

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或爲東周說韓王曰：「西周，故天子之國，多名器重寶。

王案兵毋出，可以德東周，而西周之寶必可以盡矣！」

王赧謂成君……楚圍雍氏，韓徵甲與粟於東周。東周君恐，召蘇代而告之。代

曰：「君何患於是！臣能使韓毋徵甲與粟於周，又能爲君得高都。」周君曰：「子苟能，請

以國聽子！」代見韓相國曰：「楚圍雍氏，期三月也。今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今相

國乃徵甲與粟於周，是告楚病也。」韓相國曰：「善！」使者已行矣，代曰：「何不與周

高都？」韓相國大怒曰：「吾毋徵甲與粟於周，亦已多矣，何故與周高都也！」代曰：「與

周高都，是周折而入於韓也。秦聞之，必大怒，忿周，即不通周使，是以弊高都得完周也。曷為不與？相國曰：『善！』果與周高都。

三十四年，蘇厲謂周君曰：『秦破韓、魏，扑師武，北取趙、蘭，離石者，皆白起也。是善用兵，又有天命。今又將兵出塞攻梁，梁破則周危矣。君何不令人說白起乎？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者也，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之。左右觀者數千人，皆曰：『善射！』有一夫立其旁，曰：『善，可教射矣！』養由基怒，釋弓，搯劍曰：『客安能教我射乎？』客曰：『非吾能教子支左，詘右也。夫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之，不以善息，少焉氣衰，力倦，弓撥，矢鈞，一發不中者，百發盡息。』今破韓、魏，扑師武，北取趙、蘭，離石者，公之功多矣。今又將兵出塞，過兩周，倍韓，攻梁，一舉不得，前功盡弃！公不如稱病而無出！』

四十二年，秦破華陽約。馬犯謂周君曰：『請令梁城周。』乃謂梁王曰：『周王病若死，則犯必死矣。犯請以九鼎自入於王，王受九鼎而圖犯。』梁王曰：『善！』遂與之卒，言戍周。因謂秦王曰：『梁非戍周也，將伐周也。王試出兵境以觀之。』秦果出兵。又謂梁王曰：『周王病甚矣，犯請後可而復之。今王使卒之周，諸侯皆生心，後舉事且不信。不若令卒為周城，以匿事端。』梁王曰：『善！』遂使城周。

四十五年，周君之秦。客謂周最曰：『公不若譽秦王之孝，因以應為太后養地，秦王必喜，是公有秦交。交善，周君必以為公功。交惡，勸周君入秦者必有罪矣。』

秦攻周，而周最謂秦王曰：『為王計者不攻周。攻周實不足以利，聲畏天下。天下以聲畏秦，必東合於齊，兵弊於周。合天下於齊，則秦不王矣。天下欲弊秦，勸王攻周。秦與天下弊，則令不行矣。』

五十八年，三晉距秦。周令其相國之秦，以秦之輕也，還其行。客謂相國曰：『秦之輕重未可知也。秦欲知三國之情，公不如急見秦王曰：「請為王聽東方之變。」秦王必重公。重公，是秦重周，周以取秦也。齊重，則固有周聚以收齊。是周常不失重國之交也。』

秦信周，發兵攻三晉。五十九年，秦取韓陽城，負黍。西周恐，倍秦，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師出伊闕攻秦，令秦無得通陽城。秦昭王怒，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犇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歸其君於周。

周君王赧卒，周民遂東亡。秦取九鼎寶器，而遷西周公於黽狐。後七歲，秦莊襄王滅東、西周。東、西周皆入於秦，周既不祀。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綜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于洛邑。所謂周公葬我畢，畢在鎬東南杜中。秦滅周，漢興九十有餘載，天子將封太山，東巡狩，至河南，求周苗裔，封其後嘉三十里地，號曰周子南君，比列侯，以奉其先祭祀。

周
本
紀

(史記四，本紀四)

秦本紀

——史記五，本紀五——

大業

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織，玄鳥隕卵，女脩吞之，生子大業。

大費

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女華生大費，與禹平水土。已成，帝錫玄圭。禹受曰，『

非予能成，亦大費爲輔！』帝舜曰，『咨爾費，贊禹功，其賜爾阜游！爾後嗣將大出！』

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費拜受，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爲栢翳。舜賜姓嬴氏。

大廉

大費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實鳥俗氏；二曰若木，實費氏。其玄孫曰費昌，子孫或在

國，或在夷狄。費昌當夏桀之時，去夏歸商，爲湯御，以敗桀於鳴條。

中衍

大廉玄孫曰孟戲，中衍，鳥身人言。帝太戊聞而卜之，使御吉，遂致使御而妻之。自

太戊以下，中衍之後遂世有功，以佐殷國，故嬴姓爲顯，遂爲諸侯。

中湫

其玄孫曰中湫，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

惡來

以材，力事殷紂。周武王之伐紂，并殺惡來。是時蜚廉爲紂石北方，還無所報，爲壇霍太

山而報得石棺。銘曰：『帝令處父不與殷亂，賜爾石棺，以華氏。』死，遂葬於霍太山。

蜚廉復有子曰季勝。季勝生孟增。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為宅臯狼。臯狼生衡父。

衡父生造父。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繆王，得驥、溫驪、驪、騶耳之駒，西巡狩，樂而忘歸。徐

偃王作亂，造父為繆王御，長驅歸周以救亂。繆王以趙城封造父，造父族由此為趙氏。

自蜚廉生季勝已下五世至造父，別居趙，趙衰其後也。

惡來革者，蜚廉子也，早死，有子曰女防。女防生旁臯。旁臯生太几。太几生大駱。

大駱生非子。以造父之寵，皆蒙趙城，姓趙氏。

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

間，馬大蕃息。孝王欲以為大駱適嗣。申侯之女為大駱妻，生子成，為適。申侯乃言孝

王曰：『昔我先酈山之女，為戎胥軒妻，生中湑，以親故歸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今

我復與大駱妻，生適子成。申駱重婚，西戎皆服，所以為王。王其圖之！』於是孝王曰：

『昔栢翳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世亦為朕息馬，朕其分土為附庸。』

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亦不廢申侯之女子為駱適者，以和戎。

秦嬴生秦侯。

旁臯 太几 大駱 非子

秦侯

公伯

秦侯立十年，卒；生公伯。

秦仲

公伯立三年，卒；生秦仲。

莊公

秦仲立三年，周厲王無道，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滅犬丘大駱之族。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爲大夫，誅西戎。西戎殺秦仲。秦仲立二十三年，死于戎。有子五人，其長者曰莊公。周宣王乃召莊公昆弟五人，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於是復予秦仲後，及其先大駱地犬丘并有之，爲西垂大夫。

襄公

莊公居其故西犬丘，生子三人，其長男世父。世父曰：『戎殺我大父仲，我非殺戎王則不敢入邑。』遂將擊戎，讓其弟襄公。襄公爲太子。莊公立四十四年，卒，太子襄公代立。

襄公元年，以女弟繆嬴爲豐王妻。襄公二年，戎圍犬丘世父。世父擊之，爲戎人所虜。歲餘，復歸世父。七年春，周幽王用褒姒，廢太子，立褒姒子爲適；數欺諸侯，諸侯叛之。西戎、犬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酈山下。而秦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難，東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

文公

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卽有其地。與誓，封爵之。襄公於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乃用驪駒、黃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時。十二年，伐戎而至岐，卒。生文公。

文公元年，居西垂宮。三年，文公以兵七百人東獵。四年，至汧、渭之會，曰：『昔周邑我先秦嬴于此，後卒獲爲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營邑之。十年，初爲鄜時，用三牢。十三年，初有史以紀事，民多化者。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敗走，於是文公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十九年，得陳寶。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豐大特。

錚公

四十八年，文公太子卒，賜諡爲錚公。錚公之長子爲太子，是文公孫也。五十年，文

寧公

公卒，葬西山。錚公子立，是爲寧公。

寧公二年，公徙居平陽，遣兵伐蕩社。三年，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蕩社。四年，魯公

子翬弑其君隱公。十二年，伐蕩氏，取之。

武公

寧公生十歲，立。立十二年，卒，葬西山。生子三人，長男武公爲太子。武公弟德公，

出子

同母，魯姬子生出子。寧公卒，大庶長弗忌、威壘、三父廢太子而立出子爲君。出子六年，

三父等復共令人賊殺出子。出子生五歲，立，立六年卒。三父等乃復立故太子武公。

德公

武公元年，伐彭戲氏，至于華山下。居平陽封宮。三年，誅三父等而夷三族，以其殺出子也。鄭高渠昧殺其君昭公。十年，伐邾、莒、戎，初縣之。十一年，初縣杜，鄭滅小虢。十三年，齊人管至父、連稱等殺其君襄公而立公孫無知。晉滅霍、魏、耿。齊雍廩殺無知，管至父等而立齊桓公。齊、晉為疆國。十九年，晉曲沃始為晉侯。齊桓公伯於鄆。二十年，武公卒，葬雍平陽，初以人從死，從死者六十六人。有子一人，名曰白。白不立，封平陽。立其弟德公。

宣公

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鄭宮，以犧三百牢祠鄆。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梁伯、芮伯來朝。二年，初伏，以狗禦蠱。德公生三十三歲而立，立二年卒。生子三人：長子宣公，中子成公，少子穆公。長子宣公立。

成公

宣公元年，衛、燕伐周，出惠王，立王子頹。三年，鄭伯、虢叔殺子頹而入惠王。四年，作密時。與晉戰河陽，勝之。十二年，宣公卒。生子九人，莫立。立其弟成公。成公元年，梁伯、芮伯來朝。齊桓公伐山戎，次于孤竹。

成公立四年卒。子七人，莫立。立其弟繆公。

繆公任好元年，自將伐茅津，勝之。四年，迎婦于晉，晉太子申生姊也。其歲，齊桓公伐楚，至邵陵。

五年，晉獻公滅虞虢，虜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奚，以璧馬賂於虞故也。既虜百里奚，以爲秦繆公夫人媵于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

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當是時，百里奚年已七十餘。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謝曰：『臣，亡國之臣，何足問！』

繆公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固問，語三日，繆公大說，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百里奚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常游困于齊而乞食，餽人，蹇

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頹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

誠私利祿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君難，是以知其賢。』於是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爲上大夫。

秋，繆公自將伐晉，戰於河曲。

晉驪姬作亂，太子申生死新城，重耳、夷吾出犇。

九年，齊桓公會諸侯於葵丘。

晉獻公卒，立驪姬子奚齊。其臣里克殺奚齊。荀息立卓子，克又殺卓子及荀息。

夷吾使人請秦求入晉，於是繆公許之，使百里奚將兵送夷吾。夷吾謂曰：『誠得立，請割

晉之河西八城與秦。』及至，已立，而使丕鄭謝秦背約，不與河西城，而殺里克。丕鄭聞

之，恐，因與繆公謀曰：『晉人不欲夷吾，實欲重耳。今背秦約而殺里克，皆呂甥、卻芮之計

也。願君以利益召呂、卻、呂、卻至，則更入重耳便。』繆公許之，使人與丕鄭歸召呂、卻。

呂、卻等疑丕鄭有間，乃言夷吾殺丕鄭。丕鄭子丕豹奔秦，說繆公曰：『晉君無道，百姓不

親，可伐也！』繆公曰：『百姓苟不便，何故能誅其大臣？能誅其大臣，此其調也。』不

聽，而陰用豹。

十二年，齊管仲隰朋死。

晉旱，來請粟。丕豹說繆公勿與，因其飢而伐之。繆公問公孫支，支曰：『飢饉，更事

耳，不可不與！』問百里奚，奚曰：『夷吾得罪於君，其百姓何罪！』於是用百里奚，公孫

支言，卒與之粟。以船漕車轉，自雍相望至絳。

十四年，秦飢，請粟於晉。晉君謀之羣臣。虢射曰：『因其飢伐之，可有大功！』晉

君從之。十五年，興兵將攻秦。繆公發兵，使丕豹將，自往擊之。九月，壬戌，與晉惠公夷

吾合戰于韓地。晉君奔其軍，與秦爭利，還而馬驚。繆公與麾下馳追之，不能得，晉君反

爲晉軍所圍。晉擊繆公，繆公傷。於是岐下食善馬者三百人馳冒晉軍，晉軍解圍，遂脫

繆公而反，生得晉君。——初，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逐得，欲

法之。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

三百人者聞秦擊晉，皆求從，從而見繆公，亦皆推鋒爭死以報食馬之德。——於是繆公

虜晉君以歸，令於國，齋宿，『吾將以晉君祠上帝。』周天子聞之，曰：『晉我同姓，』爲請

晉君。夷吾姊亦爲繆公夫人，夫人聞之，乃衰絰，跣曰：『妾兄弟不能相救，以辱君命！』

繆公曰：『我得晉君，以爲功。今天子爲請，夫人是憂。』乃與晉君盟，許歸之，更舍上舍

而饋之七牢。十一月，歸晉君夷吾。夷吾獻其河西地，使太子圉爲質于秦，秦妻子圉以

宗女。——是時秦地東至河。

十八年，齊桓公卒。

二十年，秦滅梁。二十二年，晉公子圍聞晉君病，曰：『梁，我母家也，而秦滅之；我兄弟多，即君百歲後，秦必留我，而晉輕，亦更立他子。』子圍乃亡歸晉。二十三年，晉惠公卒，子圍立爲君。秦怨圍亡去，乃迎晉公子重耳於楚而妻以故子圍妻。重耳初謝，後乃受；繆公益禮厚遇之。二十四年春，秦使人告晉大臣，欲入重耳，晉許之，於是使人送重耳。二月，重耳立爲晉君，是爲文公。文公使人殺子圍。子圍是爲懷公。

其秋，周襄王弟帶以翟伐王，王出居鄭。二十五年，周王使人告難于晉、秦。秦繆公將兵助晉文公入襄王，殺王弟帶。二十八年，晉文公敗楚於城濮。三十年，繆公助晉文公圍鄭。鄭使人言繆公曰：『亡鄭，厚晉於晉而得矣，而秦未有利；晉之疆，秦之憂也。』繆公乃罷兵歸。晉亦罷。三十二年冬，晉文公卒。

鄭人有賣鄭于秦，曰：『我主其城門，鄭可襲也。』繆公問蹇叔，百里奚對曰：『徑數國，千里而襲人，希有得利者。且人賣鄭，庸知我國人不有以我情告鄭者乎？不可！』繆公曰：『子不知也，吾已決矣！』遂發兵，使百里奚、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及白乙丙將兵。行日，百里奚、蹇叔二人哭之。繆公聞，怒曰：『孤發兵而子沮哭吾軍，何也？』二老曰：『臣非敢沮君軍。軍行，臣子與往；臣老，遲還，恐不相見，故哭耳。』二老退謂其子

曰，『汝軍即敗，必于殽阨矣。』三十三年，春，秦兵遂東，更晉地，過周北門。周王孫滿曰，『秦師無禮，不敗何待！』兵至滑，鄭販賣賈人弦高持十二牛將賣之，周見秦兵，恐死虜，因獻其牛曰，『聞大國將誅鄭，鄭君謹修守禦備，使臣以牛十二勞軍士！』秦三將軍相謂曰，『將襲鄭，鄭今已覺之，往無及已！』滅滑——滑，晉之邊邑也。

當是時，晉文公喪，尙未葬。太子襄公怒曰，『秦侮我孤，因喪破我滑！』遂墨衰絰，發兵，遮秦兵于殽，擊之，大破秦軍，無一人得脫者。虜秦三將以歸。文公夫人，秦女也，爲秦三囚將請曰，『繆公之怨此三人入於骨髓，願令此三人歸，令我君得自快烹之！』晉君許之，歸秦三將。三將至，繆公素服郊迎，嚮三人哭曰，『孤以不用百里傒、蹇叔言以辱三子，三子何罪乎！子其悉心雪恥，毋怠！』遂復三人官秩如故，愈益厚之。

三十四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

繆公於是復使孟明視等將兵伐晉，戰于彭衙。秦不利，引兵歸。

戎王使由余於秦。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

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民矣！』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尙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爲治，不亦難乎？』由

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爲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于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于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篡弑，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於是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之何？』內史廖曰：『戎王處辟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爲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虜也。且戎王好樂，必怠於政。』繆公曰：『善！』因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問其地形與其兵勢，盡答，而後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終年不還。於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繆公又數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問伐戎之形。

三十六年，繆公復益厚孟明等，使將兵伐晉，渡河，焚船，大敗晉人。取王官及鄙，以報殽之役。晉人皆城守，不敢出。於是繆公乃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尸，爲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曰：『嗟士卒，聽無譁，余誓告汝！古之人謀黃髮番番，則無所過。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謀，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記余過！』君子聞之，皆爲垂涕，曰：『嗟乎，秦繆公

之與人周也，卒得孟明之慶。」

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過賀

繆公以金鼓。

三十九年，繆公卒，葬雍。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輿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

鍼虎，亦在從死之中。秦人哀之，爲作歌黃鳥之詩。君子曰：『秦繆公廣地益國，東服疆

晉，西霸戎夷，然不爲諸侯盟主，亦宜哉！死而棄民，收其良臣而從死。且先王崩，尙猶遺

德，垂法；况奪之善人、良臣，百姓所哀者乎！是以知秦不能復東征也。』繆公子四十人，

其太子瑩代立，是爲康公。

康公

康公元年，往歲繆公之卒，晉襄公亦卒。襄公之弟名雍，秦出也，在秦。晉趙盾欲立之，

使隨會來迎雍，秦以兵送至令狐。晉立襄公子而反擊秦師，秦師敗，隨會來奔。二年，秦

伐晉于武城，報令狐之役。四年，晉伐秦，取少梁。六年，秦伐晉，取羈馬。戰于河曲，大敗

晉軍。晉人患隨會在秦爲亂，乃使魏雝餘詳反，合謀會，詐而得會，會遂歸晉。

共公

康公立十二年，卒，子共公立。

桓公

共公二年，晉趙穿弑其君靈公。二年，楚莊王彊，北兵至雒，問周鼎。

共公立五年，卒，子桓公立。

桓公三年，晉敗我一將。十年，楚莊王服鄭，北敗晉兵于河上。當是之時，楚霸，為會

盟合諸侯。二十四年，晉厲公初立，與秦桓公夾河而盟。歸而秦倍盟，與翟合謀擊晉。

二十六年，晉率諸侯伐秦，秦軍敗走，追至涇而還。

桓公立二十七年，卒，子景公立。

景公

景公四年，晉欒書弑其君厲公。十五年，救鄭，敗晉兵於櫟。是時晉悼公為盟主。

十八年，晉悼公彊，數會諸侯，率以伐秦，敗秦軍。秦軍走，晉兵追之，遂渡涇，至械林而還。

二十七年，景公如晉，與平公盟，已而背之。三十六年，楚公子圍弑其君而自立，是為靈王。

景公母弟后子鍼有寵，景公母弟富，或譖之，恐誅，乃奔晉，車重千乘。晉平公曰：『后子富

如此，何以自亡？』對曰：『秦公無道，畏誅，欲待其後世乃歸。』三十九年，楚靈王彊，會

諸侯於申，為盟主，殺齊慶封。

景公立四十年，卒，子哀公立。后子復來歸秦。

哀公八年，楚公子棄疾弑靈王而自立，是為平王。十一年，楚平王來求秦女為太子

哀公

夷公

建妻；至國，女好，而自娶之。十五年，楚平王欲誅建，建亡，伍子胥奔吳。晉公室卑而六卿彊，欲內相攻，是以久秦晉不相攻。三十一年，吳王闔閭與伍子胥伐楚，楚王亡奔隨，吳遂入郢。楚大夫申包胥來告急，七日不食，日夜哭泣。於是秦乃發五百乘救楚，敗吳師。吳師歸，楚昭王乃得復入郢。

悼公

哀公立三十六年卒。太子夷公，夷公蚤死，不得立；立夷公子，是為惠公。惠公元年，孔子行魯相事。五年，晉卿中行、范氏反晉，晉使智氏、趙簡子攻之，范、中行氏亡奔齊。惠公立十年卒，子悼公立。

厲共公

悼公二年，齊臣田乞弑其君孺子，立其兄陽生為悼公。六年，吳敗齊師。齊人弑悼公，立其子簡公。九年，晉定公與吳王夫差盟，爭長於黃池，卒先吳。吳疆陵中國。十二年，齊田常弑簡公，立其弟平公，常相之。十三年，楚滅陳。秦悼公立十四年卒，子厲共公立。孔子以悼公十二年卒。

厲共公二年，蜀人來賂。十六年，灇河旁，以兵二萬伐大荔，取其王城。二十一年，初

縣頻陽。晉取武成。

二十四年，晉亂，殺智伯，分其國與趙、韓、魏。二十五年，智開與邑人來奔。

三十三年，伐義渠，虜其王。

三十四年，日食。厲共公卒，子躁公立。

躁公二年，南鄭反。十三年，義渠來伐，至渭南。

十四年，躁公卒，立其弟懷公。

懷公四年，庶長黽與大臣圍懷公，懷公自殺。懷公太子曰昭子，蚤死；大臣乃立太子

昭子之子，是為靈公。靈公，懷公孫也。

簡公 靈公六年，晉城少梁，秦擊之。十三年，城籍姑。

靈公卒，子獻公不得立；立靈公季父悼子，是為簡公。簡公，昭之弟而懷公子也。

簡公六年，令吏初帶劍。漣洛。城重泉。

十六年，卒；子惠公立。

惠公十二年，子出子生。十三年，伐蜀，取南鄭。惠公卒，出子立。

出子二年，庶長改迎靈公之子獻公于河西而立之；殺出子及其母，沈之淵旁。秦以

獻公

出子

惠公

簡公

靈公

懷公

躁公

往者數易君，君臣乖亂，故晉復疆，奪秦河西地。

獻公元年，止從死。二年，城櫟陽。四年，正月，庚寅，孝公生。

十一年，周太史儋見獻公曰：『周故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歲復合；合七十七歲而霸』

王出。』十六年，桃冬花。十八年，雨金櫟陽。

二十一年，與晉戰於石門，斬首六萬。天子賀以黼黻。二十三年，與魏、晉戰少梁，虜

其將公孫痤。

孝公

二十四年，獻公卒，子孝公立，年已二十一歲矣。

孝公元年，河山以東疆國六，與齊、威、楚、宣、魏、惠、燕、悼、韓、哀、趙、成侯並。淮、泗之間小國

十餘。楚、魏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周

室微，諸侯力政，爭相併。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孝公於是布惠，

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下令國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脩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為

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為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

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公即位，鎮

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
於是乃出兵，東圍陝城，西斬戎之獮王。

衛鞅聞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監求見孝公。

二年，天子致胙。

三年，衛鞅說孝公變法，脩刑，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孝公善之。甘龍、杜摯等弗然，相與爭之。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乃拜鞅為左庶長。其事在商

君語中。

七年，與魏惠王會杜平。八年，與魏戰元里，有功。

十年，衛鞅為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

十二年，作為咸陽，築冀闕，秦徙都之。并諸小鄉聚，集為大縣，縣一令，四十一縣。為田開阡陌，東地渡洛。

十四年，初為賦。

十九年，天子致伯。

惠文君

二十年，諸侯畢賀。秦使公子少官率師會諸侯逢澤，朝天子。

二十一年，齊敗魏馬陵。

二十二年，衛鞅擊魏，虜魏公子卬。封鞅為列侯，號商君。

二十四年，與晉戰鴈門，虜其將魏錯。

孝公卒，子惠文君立。是歲，誅衛鞅。鞅之初為秦施法，法不行，太子犯禁。鞅曰，「

法之不行，自於貴戚。君必欲行法，先於太子。太子不可黥，黥其傅師。」於是法大用，

秦人治。及孝公卒，太子立，宗室多怨鞅，鞅亡，因以為反，而卒車裂以徇秦國。

惠文君元年，楚、韓、趙、蜀人來朝。

二年，天子賀。

三年，王冠。

四年，天子致文、武胙。齊、魏為王。

五年，陰晉人犀首為大良造。

六年，魏納陰晉，陰晉更名寧秦。

惠王

七年，公子卬與魏戰，虜其將龍賈，斬首八萬。

八年，魏納河西地。

九年，渡河，取汾陰、皮氏，與魏王會應，圍焦，降之。

十年，張儀相秦。魏納上郡十五縣。

十一年，縣義渠。歸魏焦、曲沃。義渠君為臣。更名少梁曰夏陽。

十二年，初臘。

十三年，四月，戊午，魏君為王，韓亦為王。使張儀伐取陝，出其人與魏。

十四年，更為元年。

二年，張儀與齊、楚大臣會齧桑。

三年，韓、魏太子來朝。張儀相魏。

五年，王游至北河。

七年，樂池相秦。韓、趙、魏、燕、齊帥匈奴共攻秦；秦使庶長疾與戰脩魚，虜其將申差；敗

趙公子渴，韓太子奂，斬首八萬二千。

八年，張儀復相秦。

九年，司馬錯伐蜀，滅之。伐取趙中都、西陽。

十年，韓太子蒼來質。伐取韓石章。伐敗趙將泥。伐取義渠二十五城。

十一年，樛里疾攻魏焦，降之。敗韓岸門，斬首萬。其將犀首走。公子通封於蜀。

燕君讓其臣子之。

十二年，王與梁王會臨晉。庶長疾攻趙，虜趙將莊。張儀相楚。

十三年，庶長章擊楚於丹陽，虜其將屈匄，斬首八萬。又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置漢

中郡。楚圍雍氏。秦使庶長疾助韓而東攻齊，到滿助魏攻燕。

十四年，伐楚，取召陵。丹、犁臣蜀，相壯殺蜀侯來降。

武王

惠王卒，子武王立。韓、魏、齊、楚、越皆賓從。

武王元年，與魏惠王會臨晉。誅蜀相壯。張儀、魏章皆東出之魏。伐義渠，丹、犁

二年，初置丞相。樛里疾、甘茂為左、右丞相。張儀死於魏。

三年，與韓襄王會臨晉外。南公揭卒，樛里疾相韓。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

通三川，窺周室，死不恨矣！』其秋，使甘茂、庶長封伐宜陽。

四年，拔宜陽，斬首六萬。涉河，城武遂。魏太子來朝。

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舉鼎，絕臙。八月，武王死；

族孟說。武王取魏女為后，無子。立異母弟，是為昭襄王。昭襄母，楚人，姓芊氏，號宣太

后。武王死時，昭襄王為質於燕；燕人送歸，得立。

昭襄王

昭襄王元年，嚴君疾為相。甘茂出之魏。

二年，彗星見。庶長壯與大臣諸侯公子為逆，皆誅；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悼武王

后出歸魏。

三年，王冠。與楚王會黃棘；與楚上庸。

四年，取蒲坂。彗星見。

五年，魏王來朝應亭；復與魏 蒲坂。

六年，蜀侯輝反；司馬錯定蜀。庶長奐伐楚，斬首二萬。涇陽君質於齊。日食，晝晦。

七年，拔新城。樽里子卒。

八年，使將軍芊戎攻楚，取新市。齊使章子，魏使公孫喜，韓使暴鳶共攻楚方城，取唐

味。

趙破中山，其君亡，竟死齊。

魏公子勁，韓公子長為諸侯。

九年，孟嘗君薛文來相秦。

奐攻楚，取八城，殺其將景快。

十年，楚懷王入朝秦，秦留之。

薛文以金受免。

樓緩為丞相。

十一年，齊、韓、魏、趙、宋、中山五國共攻秦，至鹽氏而還。

秦與韓、魏河北及封陵以和。

彗星見。

楚懷王走之趙，趙不受，還之秦，即死，歸葬。

十二年，樓緩免，穰侯魏冉為相。

予楚粟五萬石。

十三年，向壽伐韓，取武始。

左更白起攻新城。

五大夫禮出亡奔魏。

任鄙為漢中

守。

十四年，左更白起攻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公孫喜，拔五城。

十五年，大良造白起攻魏，取垣，復予之。攻楚，取宛。

十六年，左更錯取軹及鄧。冉免。封公子市宛，公子慳鄧，魏冉陶，為諸侯。

十七年，城陽君入朝，及東周君來朝。秦以垣為蒲坂，皮氏。王之宜陽。

十八年，錯攻垣，河雍決橋，取之。

十九年，王為西帝，齊為東帝，皆復去之。

呂禮來自歸。

齊破宋，宋王在魏，死溫。

任

鄢卒。

二十年，王之漢中，又之上郡北河。

二十一年，錯攻魏河內，魏獻安邑；秦出其人，募徙河東賜爵，赦罪人遷之。涇陽君封

宛。

二十二年，蒙武伐齊。河東爲九縣。與楚王會宛。與趙王會中陽。

二十三年，尉斯離與三晉燕伐齊，破之濟西。王與魏王會宜陽；與韓王會新城。

二十四年，與楚王會鄢，又會穰。秦取魏安城，至大梁。燕趙救之，秦軍去。魏冉免

相。

二十五年，拔趙二城。與韓王會新城。與魏王會新明邑。

二十六年，赦罪人，遷之。穰侯再復相。

二十七年，錯攻楚。赦罪人，遷之南陽。白起攻趙，取代光狼城。又使司馬錯發隴

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

二十八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鄢鄧。赦罪人，遷之。

二十九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爲南郡；楚王走。周君來。王與楚王會襄陵。白

起為武安君。

三十年，蜀守若伐取巫郡，及江南為黔中郡。

三十一年，白起伐魏，取兩城。楚人反我江南。

三十二年，相穰侯攻魏，至大梁，破暴鳶，斬首四萬；鳶走。魏入三縣請和。

三十三年，客卿胡傷攻魏卷、蔡陽、長社，取之；擊芒卯華陽，破之；斬首十五萬。魏入南

陽以和。

三十四年，秦與魏、韓上庸地為一郡；南陽免臣遷居之。

三十五年，佐韓、魏，楚伐燕。初置南陽郡。

三十六年，客卿竈攻齊，取剛壽，予穰侯。

三十八年，中更胡傷攻趙闕與，不能取。

四十年，悼太子死，魏歸葬芒陽。

四十一年，夏，攻魏，取邢丘、懷。

四十二年，安國君為太子。十月，宣太后薨，葬芷陽酈山。九月，穰侯出之陶。

四十三年，武安君白起攻韓，拔九城，斬首五萬。

四十四年，攻韓南郡，取之。

四十五年，五大夫賁攻韓，取十城。葉陽惺出之國，未至而死。

四十七年，秦攻韓上黨，上黨降趙，秦因攻趙。趙發兵擊秦，相距。

擊，大破趙於長平，四十餘萬盡殺之。

四十八年，十月，韓獻垣雍。秦軍分爲三軍，武安君歸。王齕將伐趙，武安、皮牟拔之。

司馬梗北定太原，盡有韓上黨。正月，兵罷，復守上黨。其十月，五大夫陵攻趙邯鄲。

四十九年，正月，益發卒佐陵。陵戰不善，免。王齕代將。其十月，將軍張唐攻魏，爲蔡

尉捐弗守，還斬之。

五十年，十月，武安君白起有罪，爲士伍，遷陰密。張唐攻鄭，拔之。十二月，益發卒軍

汾城旁。武安君白起有罪，死。齕攻邯鄲，不拔，去，還奔汾軍。二月餘，攻晉軍，斬首六千；

晉楚，流死河二萬人。攻汾城，卽從唐拔寧新中，寧新中更名安陽。初作河橋。

五十一年，將軍繆攻韓，取陽城，負黍，斬首四萬。攻趙，取二十餘縣，首虜九萬。西周

君背秦，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兵出伊闕，攻秦，令秦毋得通陽城。於是秦使將軍繆攻西

●『楚』，應作『走』。

周。西周君走來自歸，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城，口三萬。秦王受獻，歸其君於周。

五十二年，周民東亡，其器九鼎入秦。周初亡。

五十三年，天下來賓。魏後，秦使摎伐魏，取吳城。韓王入朝。魏委國聽令。

五十四年，王郊見上帝於雍。

五十六年，秋，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尊唐八子爲唐太后，而合其葬於先王。韓王

衰絰入弔祠，諸侯皆使其將相來弔祠，視喪事。

孝文王

孝文王元年，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親戚，弛苑囿。

孝文王除喪，十月，己亥，即位。三日，辛丑，卒，子莊襄王立。

莊襄王元年，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於民。東周君與諸侯謀秦；

秦使相國呂不韋誅之，盡入其國。秦不絕其祀，以陽人地賜周君，奉其祭祀。使蒙騫伐

韓；韓獻成皋、鞏。秦界至大梁，初置三川郡。

二年，使蒙騫攻趙，定太原。

三年，蒙騫攻魏高都，汲，拔之。攻趙榆次、新城、狼孟，取三十七城。四月，日食。

莊襄王

四年，王齕攻上黨，初置大原郡。魏將無忌率五國兵擊秦；秦却于河外。蒙驁敗，解而去。

秦始皇帝

五月，丙午，莊襄王卒；子政立，是為秦始皇帝。

秦王政立二十六年，初并天下為三十六郡，號為始皇帝。始皇帝五十一年而崩；子

二世皇帝
子嬰

胡亥立，是為二世皇帝。三年，諸侯並起叛秦；趙高殺二世，立子嬰。子嬰立月餘，諸侯誅之，遂滅秦。其語在始皇本紀中。

太史公曰：秦之先為嬴姓。其後分封，以國為姓，有徐氏、郟氏、莒氏、終黎氏、運奄氏、菟

裘氏、將梁氏、黃氏、江氏、脩魚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趙城，為趙氏。

秦本紀

(史記五，本紀五)

二八

冊一，頁八六

秦始皇本紀

——史記六，本紀六——

秦始皇帝者，秦莊襄王子也。莊襄王爲秦質子於趙，見呂不韋姬，悅而取之；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鄲。及生，名爲政，姓趙氏。

年十三歲，莊襄王死，政代立爲秦王。當是之時，秦地已并巴、蜀、漢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土郡以東，有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呂不韋爲相，封十萬戶，號曰文信侯。招致賓客游士，欲以并天下。李斯爲舍人。蒙驁、王齮、麃公等爲將軍。王年少，初即位，委國事大臣。

晉陽反。元年，將軍蒙驁擊定之。

二年，麃公將卒攻卷，斬首三萬。

三年，蒙驁攻韓，取十三城。王齮死。十月，將軍蒙驁攻魏氏，賜有詭。歲大飢。

四年，拔賜有詭。三月，軍罷。秦質子歸自趙。趙太子出歸國。十月，庚寅，蝗蟲從

始皇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東方來，蔽天；天下疫。百姓內粟千石，拜爵一級。五年，將軍鶩攻魏，定酸棗、燕虛、長平、雍丘、山陽城，皆拔之，取二十城。初置東郡。冬

雷。

六年 六年，韓、魏、趙、衛、楚共擊秦，取壽陵。秦出兵，五國兵罷。拔衛，迫東郡；其君角率其支

屬徙居野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內。

七年 七年，彗星先出東方，見北方。五月，見西方。將軍鶩死。以攻龍、孤、慶都，還兵攻汲。

彗星復見西方。十六日，夏太后死。

八年 八年，王弟長安君成蟜將軍擊趙。反，死屯留。軍吏皆斬死；遷其民於臨洮。將軍

壁死。卒屯留、蒲鶮反，戮其屍。河魚大上，輕車重馬，東就食。

嫪毐封為長信侯。予之山陽地，令毐居之。宮室、車馬、衣服、苑囿、馳獵，恣毐。事無

小大，皆決於毐。又以河西太原郡更為毐國。

九年 九年，彗星見，或竟天。攻魏垣、蒲陽。四月，上宿雍。己酉，王冠帶劍。

長信侯毐作亂而覺。矯王御璽及太后璽以發縣卒，及衛卒、官騎、戎翟君、公舍人，將

欲攻斬年宮爲亂。王知之，令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毒。戰咸陽，斬首數百，皆拜爵；及宦者皆在戰中，亦拜爵一級。毒等敗走。即令國中有生得毒，賜錢百萬；殺之，五十萬。盡得毒等。衛尉竭、內史肆、佐戈竭、中大夫令齊等二十人，皆梟首。車裂以徇，滅其宗；及其舍人，輕者爲鬼薪；及奪爵遷蜀四千餘家，家房陵。

四月，寒凍，有死者。楊端和攻衍氏。彗星見西方，又見北方，從斗以南八十日。

十年

十年，相國呂不韋坐嫪毐免。桓齮爲將軍。齊、趙來置酒。齊人茅焦說秦王曰：『

秦方以天下爲事，而大王有遷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由此倍秦也。』秦王乃迎太后於雍而入咸陽，復居甘泉宮，大索逐客。李斯上書說，乃止逐客令。

李斯因說秦王，請先取韓以恐他國。於是使斯下韓。韓王患之，與韓非謀弱秦。

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疆，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

意。此乃智伯、夫差、潛王之所以亡也。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

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見尉繚亢禮，衣服、食飲與繚同。繚曰：『秦王爲

人蜂準，長目，摯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然見

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為虜矣。不可與久游！乃亡去。秦王覺，固止，以為秦國尉，卒用其計策，而李斯用事。

十一年，王翦、桓齮、楊端和攻鄴，取九城。王翦攻闕與、櫟、楊，皆并為一軍。翦將十

八日，軍歸，斗食以下，什推二人從軍。取鄴、安陽，桓齮將。

十二年，文信侯不韋死，竊葬。『其舍人臨者，晉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奪

爵，遷五百石以下，不臨，遷，勿奪爵。自今以來，操國事不道如嫪毐，不韋者，籍其門，視此。』

秋，復嫪毐舍人遷蜀者。當是之時，天下大旱，六月至八月乃雨。

十三年，桓齮攻趙平陽，殺趙將扈輒，斬首十萬。王之河南。正月，彗星見東方。十

月，桓齮攻趙。

十四年，攻趙軍於平陽，取宜安，破之，殺其將軍。桓齮定平陽、武城。韓非使秦，秦用

李斯謀，留非，非死雲陽。韓王請為臣。

十五年，大興兵：一軍至鄴，一軍至太原，取狼孟。地動。

十六年，九月，發卒受地韓南陽，假守騰。初令男子書年。魏獻地於秦，秦置麗邑。

十七年

十七年，內史騰攻韓，得韓王安，盡納其地，以其地為郡，命曰潁川。地動。華陽太后卒。民大飢。

十八年

十八年，大興兵攻趙。王翦將上地，下井陘；端和將河內；羌瘝伐趙；端和圍邯鄲城。

十九年

十九年，王翦、羌瘝盡定取趙地東陽，得趙王。引兵欲攻燕，屯中山。秦王之邯鄲，諸嘗與王生趙時，母家有仇怨，皆阬之。秦王還從太原，上郡歸。始皇帝母太后崩。趙公子嘉率其宗數百人之代，自立為代王。東與燕合兵，軍上谷。大飢。

二十年

二十年，燕太子丹患秦兵至國，恐，使荆軻刺秦王。秦王覺之，體解軻以徇，而使王翦、

辛勝攻燕。燕代發兵擊秦軍，秦軍破燕易水之西。

二十一年

二十一年，王賁攻薊，乃益發卒詣王翦軍，遂破燕太子軍，取燕薊城，得太子丹之首。

燕王東收遼東而王之。王翦謝病老歸。新鄭反。昌平君徙於郢。大雨雪，深二尺五

寸。

二十二年

二十二年，王賁攻魏，引河溝灌大梁。大梁城壞，其王請降，盡取其地。

二十三年

二十三年，秦王復召王翦，彊起之，使將擊荆。取陳以南至平輿，虜荆王。秦王游至

二十四年

郢陳。荆將項燕立昌平君為荆王，反秦於淮南。

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荆，破荆軍。昌平君死，項燕遂自殺。

二十五年

荆江南地降越君，置會稽郡。五月，天下大酺。得燕王喜。還，攻代，虜代王嘉。王翦遂定

二十五年，大興兵，使王賁將，攻燕遼東。

得燕王喜。還，攻代，虜代王嘉。

王翦遂定

二十六年

得齊王建。秦使將軍王賁從燕南攻齊，

二十六年，齊王建與其相后勝發兵守其西界，不通秦。

秦使將軍王賁從燕南攻齊，

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異日韓王納地效璽，請為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興兵誅之，虜其王。寡人以爲善，庶幾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興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爲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兵吏誅，遂破之。荆王獻青陽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荆軻爲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絕秦使，欲爲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

號』丞相縮，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爲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秦皇，秦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爲「秦皇」，命爲「制」，令爲「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秦」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可。』』

追尊莊襄王爲太上皇。制曰：『朕聞太古有號毋諡，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爲諡。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已來，除諡法。朕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千萬世，傳之無窮。』

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爲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爲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爲步，乘六馬。更名河曰「德水」，以爲水德之始。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於是急法，久者不赦。

丞相縮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荆地遠，不爲置王，毋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

始皇下其議於羣臣。羣臣皆以為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鬪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

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更名民曰黔首。大酺。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宮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地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嚮戶，北據河為塞，並陰山至遼東。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

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鍾鼓，以充入之。

二十七年

二十七年，始皇巡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焉。

作信宮渭南。已更命信宮為極廟，象天極。自極廟道通鄜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是歲賜爵一級。治馳道。

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為『五大夫』。禪梁父。刻所立石，其辭曰：『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脩飭。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迹，本原事業，祇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于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於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淨，施于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

於是乃並勃海以東，過黃睡，窮成山，登之罘，立石頌秦德焉而去。南登琅邪，大樂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萬戶琅邪臺下，復十二歲。

作琅邪臺，立石刻，頌秦德，明德意。曰：『維二十八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于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擗心揖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陵

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職，諸治經易。舉錯必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姦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終無寇賊。驩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爲「皇帝」，乃撫東土，至于琅邪。列侯武城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侯馮毋擇、丞相隗林、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從，與議於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爲紀。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長。其身未歿，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內，以爲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羣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爲表經。」

既已，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僊人居之。請得齋

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僊人。

始皇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

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博

士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而葬此。』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

山。上自南郡由武關歸。

二十九年

二十九年，始皇東游至陽武博狼沙中，為盜所驚。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

登之罘，刻石。其辭曰：『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陽和方起。皇帝東游，巡登之罘，臨

照于海。從臣嘉觀，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治，建定法度，顯著綱紀。外教諸侯，光

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回辟，貪戾無厭，虐殺不已。皇帝哀衆，遂發討師，奮揚武德。義

誅信行，威燁旁達，莫不賓服。烹滅疆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為

儀則。大矣哉！宇縣之中，承順聖意。羣臣誦功，請刻于石，表垂于常式。』其東觀曰：

『維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覽省遠方。逮于海隅，遂登之罘，昭臨朝陽。觀望廣麗，從臣咸

念，原道至明。聖法初興，清理疆內，外誅暴彊。武威旁暢，振動四極，禽滅六王。闡并天

下，蓄害絕息，永偃戎兵。皇帝明德，經理宇內，視聽不怠。作立大義，昭設備器，咸有章旗。職臣遵分，各知所行，事無嫌疑。黔首改化，遠邇同度，臨古絕尤。常職既定，後嗣循業，長承聖治。羣臣嘉德，祇誦聖烈，請刻之罾。』
旋，遂之琅邪，道上黨入。

三十年

三十年，無事。

三十一年

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賜黔首，里六石米，二羊。

始皇為微行咸陽，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池，見窘。武士擊殺盜。關中大索

二十日。米，石千六百。

三十二年

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隄防。

其辭曰：『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為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罪，庶心咸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德并諸侯，初一泰平。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無絲，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久並來田，莫不安所。羣臣誦烈，請刻此石，垂著儀矩。』

因使韓終、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藥。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略取河南地。

三十三年

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婿、賈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為三十四縣，城河上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築亭障，以逐戎人。徙謫，實之初縣。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

三十四年

三十四年，適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越地。

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僕射周青臣進頌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為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

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爲名，異取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制曰：『可。』

三十五年

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直通之。

於是始皇以爲『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廷小。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鎬之間，

●『樂』，應作『藥』。

帝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爲闕，爲復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阿房宮未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隱宮，徙刑者七十餘萬人，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麗山。發北山石椁，乃寫蜀、荆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胸界中，以爲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麗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

盧生說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藥，仙者常弗遇，類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時爲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於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爇，陵雲氣，與天地久長。今上治天下，未能恬憺，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於是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復道、甬道相連，帷帳、鐘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始皇帝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車騎衆，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損車騎。

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當是時，詔捕諸時在旁者，皆殺之。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聽事，羣臣受決事，悉於咸陽宮。

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爲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并天下，意得欲從，以爲自古莫及己。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於上。上樂以刑殺爲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謾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驗輒死。然候星氣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爲求仙藥！』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今聞韓衆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姦利相告日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爲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謫徙邊。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

三十六年

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爲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聞之，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始皇不樂，使博士爲仙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樂人誦弦之。

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吾遺瀆池君。』因言曰：

『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

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於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遷北河，榆中三萬家。拜爵一

級。

三十七年

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相斯從，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愛慕請從，

上許之。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山。浮江下，觀籍柯，渡海渚。過丹陽，至錢

唐，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上會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

頌秦德。其文曰：『皇帝休烈，平一字內，德惠脩長。三十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